

# 集夢鈞

杜荊  
著  
合著  
子



長城出版社

省立台

851  
4444

集 夢 鈞

贈

子芥

若杜

# 932742

書

文

濟



女士正之

杜

若

若

輝

四十一

三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獻給

及時同志與大漢魂諸同工

# 目次

序

· · · · · · 臧克家 (vii)

## 第一輯 詩

沉默的火山	· · · · · · 杜若 (三)
無色的夢	· · · · · · 杜若 (四)
無題	· · · · · · 杜若 (六)
路	· · · · · · 杜若 (八)
我們會經是同志	· · · · · · 杜若 (一〇)
誓	· · · · · · 杜若 (一二)
新年酬舊雨	· · · · · · 杜若 (一五)
話別保芳	· · · · · · 杜若 (一八)
當春花開遍原野的時候	· · · · · · 杜若 (二〇)
半夜裏我輕輕地敲着你的蓬門	· · · · · · 杜若 (二四)



離情草	.....	杜	若	(二)
午夜三唱	.....	杜	若	(三)
偶感二首	.....	杜	若	(三)
山林十唱	.....	杜	若	(四)
「木伽蘭」蕩船曲	.....	杜	若	(四)
把勝利日獻給你——及時同志	.....	杜	若	(四)
頌大漢魂	.....	杜	若	(四)
小詩一束	.....	芥	子	(四)
明燈	.....	芥	子	(五)
歸夢	.....	芥	子	(五)
友情	.....	芥	子	(五)
相期	.....	芥	子	(五)
清晨	.....	芥	子	(六)
魅影	.....	芥	子	(六)
如其	.....	芥	子	(六)
無題	.....	芥	子	(六)

新年酬舊雨	芥子	(七)
遙寄	亞蓮	(七)
斜陽底下	亞蓮	(七)
憶戀	亞蓮	(七)
夜行	蕭莫爾	(七)
小詩三首	蠻斯	(七)
不要點燈	亞薇	(八)
流雲	許冬橋	(八)
南歌	許冬橋	(八)
新年詩場菲律賓	許冬橋	(八)
短歌	向明	(七)
飄泊的孤魂	秀報	(九)
給伊麗特拉	Robert Henrick 人 譯	(九)
在寂寞時	蕭人	(九)
夜晚沉思海洋	法·雨果著 姚禮譯	(九)

辛娜拉……………美國E·杜生著  
姚禮譯（九九）

## 第二輯 散文，隨筆

- 要我介紹M園嗎？……………杜若（二〇三）
- 生命的明燈……………杜若（二〇五）
- 聖誕節之夜……………杜若（二〇九）
- 新春的懷念……………杜若（二一一）
- 「駱駝」的故事……………杜若（二一三）
- 春歸燕……………杜若（二一六）
- 晚霞及其他……………杜若（二一七）
- 慈善家·窮人·強盜……………芥子（二二〇）
- 杜威路之夜……………芥子（二二四）
- 取火的孩子……………芥子（二二六）
- 靜……………芥子（二二七）
- 晨曦……………芥子（二二八）

春……………芥子(二九)

小品三章……………芥子(三〇)

夢外二章……………芥子(三一)

浮萍……………英子(三四)

鄉思……………英子(三五)

還鄉記……………英子(三六)

你……………莎士(四〇)

歸舟……………莎士(四一)

月光曲……………施秀英譯 J. HOLT (四二)

送別……………美蓮(四四)

第七號崗位……………瓦(四六)

### 第三輯 戲劇，小說

月夜……………芥子(四五)

酒的故事……………芥子(五七)

似夢非夢·····	芥子(一六)
狂歡的巴星河·····	芥子(一六)
信心·····	芥子(一七)
音樂之淚·····	子彤(一八)
待續的故事·····	小凡(一九)
跋·····	杜若(二〇)



# 一個聲音

臧克家

序「鈞夢集」

這是一個聲音，一個從生命裏迸發出來的戰鬪和對於祖國戀念的喁喁的聲音。

抗戰，把通到祖國的路線給截斷了。抗戰，把家庭的溫暖給留在夢裏了。當敵人的勢力像一片烏雲遮蓋下來的時候，他們，這一羣有血性而又有活力的青年，便分散到菲律賓濱的荒僻的山野裏去了。他們不是去逃生，而是去工作的。他們宣傳着，他們組織着，他們武裝了自己，在阻隔的天涯，在艱險的境域裏，他們用戰鬪的一顆心和祖國交通着。

他們當時並無心於文藝工作，因為他們有比這更迫切的活動和任務。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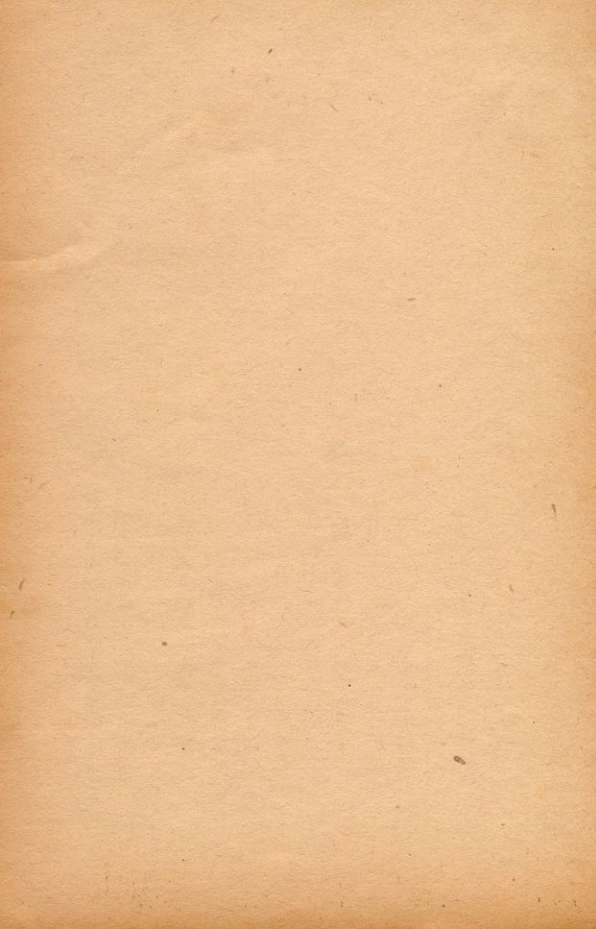
他們終於把自己生活的實感記錄下來了。他們沒有成爲詩人或作家的企圖，他們的記錄是赤裸裸的，活生生的。當然，你有權利指責它們粗糙，不成熟，不能作爲一個純粹的文藝作品。可是，它們是多麼純真呵，對於祖國和家庭的懷念又是多麼親切動人呵。不要忘記，他們是一羣年青的僑胞，他們在文藝技術的把握上，當然比不上對於實際戰鬥的把握。

他們沒有說謊，也沒有偽造。一個詩人或一個小說家想像出來的故事容或是美麗的，但是，我甯願讀一篇真實的東西，就是這東西僅僅描寫了實在的生活也好。

戰爭是過去了，從這本書裏，我依然聽到了一個親切的聲音。  
戰爭是過去了，而這個聲音却永遠的響着。

三六年六月三日於滬。

第一輯  
詩



## 沉默的火山

杜若

你沉默地沐過世紀的風雨，

傲聽那悲歌着滄海多變的暮鴉。

從不知年代的遠古，

青絲脫落了你的禿頂，

你就不曾插過紅豔的山花；

也未曾腰繫湖帶，肩披嵐紗。

你抑制着熱的氣息，風的呼嘯，

讓烈火在你的心臟裏燃燒；

讓得意的狸鼠，在你的

胸膛裏穿穴棲巢。你老是

傲聽那悲歌着滄海多變的暮鴉！

有誰知道——

你將爆裂於偶然的剎那——

抑將繼續沉默到悠悠後世的億斯万年？



## 無色的夢

——與K兄夜話

在白天，

在白色的紙上，

讓筆尖兒飽飲無色的眼水，

畫一幀無色的夢！

畫一片流雲吧，

畫一彎孤月吧，

畫幾點寒星吧，

畫牠們在光幻的水中天！

畫一幢葬送舊情的素車白馬吧，

畫一幀晚春蕭疏的梅影吧，

畫一個太急而又太緩的秒計鐘吧，

杜若

畫他們在荒蕪的心田！

畫一具紅粉骷髏吧，

畫一幅王侯螻蛄吧，

畫一雙王謝燕子吧，

畫它們在風風雨雨的歷史的搖籃。

畫一幀無色的夢吧……

用無色的眼水，

在白紙上，

在白天。

無題

——江干夜話對沙龍

你不把牠掛在項頂上，

你把它揉成點點飛墜入奔流。

你說花兒的命運好比人兒的命運，

但你又惱怒人們把人兒比作花兒。

你咒怨撒旦是冥冥中作惡的主宰，

你却得意着你也有摧殘花兒的權力！

假如漣漪是人生的象徵，

假如水天是人生的遠景，

這個象徵終古會有什麼變幻？

當一朵花兒悄悄地淹入滔滔的逝波裏，

那遠景會起什麼反應？

杜若

假如你對這蒼涼之夜起人生蒼涼之感，  
汝會疑神對鱗波投以珍惜的每一瞥，  
但當波花重幻入你舊夢的眉梢，  
朋友，它會帶回給你凋碎的殘花嗎？

## 路

杜若

路，橫臥在迢遞十年的天涯，  
又從天涯引進浩浩的無涯；  
沒有里碑，也沒有亭站——  
讓征人打住行腳，  
引領瞻望，再回頭看看。

撐開一支創痍歷歷的油紙傘，  
母親要它來爲我防避風雨雷電。

十年伴我跋涉過蜿蜒的旅程，  
頂裏還緊裹着一顆無瑕的赤子之心。

不是踟躕，不用休息，更不爲依戀；  
黃昏裏我還會撐起油紙傘拖步向前；  
秋雲春花依舊會交臂馳過，



鷄聲馬蹄總算記下這瞬頃的機緣。

沒有路要把它蹬出路來，  
有了路也不應冒失直前；  
爲了路的終點是在那一方，  
爲了生的終點也在那一方。

## 我們曾經是同志

杜若

——感念許清泉同志

我們曾經是同志，直至今日——雖然你已經死了！  
死並不把我們分開，

反而更加親熱，——你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

去年初秋時份，

是在 Tavads 街一間里巴屋裏，

老林給我介紹一個年青的 K 同志，

短小，結實，溫文，冷靜，

他正忙着作宣傳印刷品的整理，

當時大家只是點頭示意，

後來我知道這個 K 同志就是你！

今年三月間，在施長官的家裏，

一個馱着行軍包的丘八，  
驀地出現在門檻前喊聲「敬禮」，

蓬髮鶉衣，灰塵滿面，  
但精神態度，

絲毫也不露出倦旅的萎靡！

——是那裏來的山林產兒，  
定睛一看，原來就是那個K同志你。

僅僅是四五天後的光景，

從前方運回你的屍體！

橋藝殯儀館裏第三次忽忽一面。

你已經安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

守棺的同志魚貫爲你上香，

揮淚，啜泣，沉思，靜默，

我體驗到死的莊嚴，美麗，價值！

但是我不會流淚，

我要把你最後的微笑，  
明晰地，永恆地，攝進我的腦際！

我們曾經是同志，

可是我們之間未曾交談過一語！

聽夜雨悽愴地滴過殘更，

燈前總是閃動着你的影子！

一種熱愛，痛惜，慚感之情，

油然而從我空虛的心田浮起！

死者的血已染就活人榮譽的皇冠，

活人的肩可曾挑起死者放下的担子！？

低頭那「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不禁臨風洒淚，

我們得撫心問問，

我們對得起你？我們對不起你？

## 誓

杜若

看「馬賽征程」鉅片歸來感作，以獻給同期宣誓的十一個地下工作同志。

爲了祖國的命運在動盪中  
他們不甘讓荒島的瘴癘，牛馬的奴役  
來磨滅他們不幸的生命。

遙望茫茫大海，可奈何；  
輕舟容不了這六條越獄的逐犯！

年青人爭着留作那個累墮的犧牲，  
但老者却固執着，

要把他的殘生喂給跟踪的人虎；  
於是，

站在古樹下，生起一爐野火，  
火光照見他們蔌蔌的淚，怦怦的心，  
——照見他們舉起左手在宣誓。



「竭我所有的能力，洒我最後一滴血，

我×××今日宣誓

獻身給我親愛的法蘭西祖國！」

碧海翻起雪白的浪花，

沙鷗三兩從低檣掠過。

十眶淚泉，終於——

終於望斷了一雙老眼

去吧，祖國需要你們的血肉去創造！

## 新年酬舊雨

杜若

除了歡娛，清傲，頹唐外，  
應該還有年青奮鬥的人生。

把生命與事業放莊重些，

莫讓片斷的成敗來酵發心情的悲歎。

一個從中落家道裏顛沛成長的年青人，  
人間世的灰暗已蒙透他純潔的心。

——財勢會創造人情，也會毀滅人情，  
你得瞭解：社會就在這

矛盾的嬗變中發展他無窮止的前程。

你常說：

「母親住的地方。海水也是甜的！」

讓我也說

「母親在的日子，沙漠也是花園啊！」

筆是你的鋤頭，

在宇宙園地裏種植人生之花。

縱說花兒曾經在你手中開謝，

還爲了，來年，來人的春天。

濁酒澆愁腸，化作傷時淚，腰帶日以緩，  
天涯寧久滯，血褪鐵戈寒，歌殘黃昏際，  
我亦不解人，與君嗟弱歲。

采筆蘸看：巨匠的腦汁，頑寇的血液，

培鬪爭之樹，澆勝利之花。

藝術的生命是超越的，

看眼底一片虛榮，假借，肉麻，

在無情冷風裏成殘燭，  
黑鑛場中，永有閃爍着的金沙。

庭園春風裏，開出幾朵嬌美的小花，

孤芳自賞亦堪誇，

如果冒過原野的風雨，

芬香將更清遠聞遍山家。

投下一顆石卵，蕩起一道浪花。

秋月寒枝驚破，野烏山猿吱喳。

莫問石盡波平，漲痕已留岸沙。

## 話別保芳

杜若

——并遙寄癡，玉，及死去的亞。

去年今日，我們的孤舟正越過馬容火山，  
我們愛抑而沉壯的歌聲曾激起大海的波瀾。  
今年今日，我們握手談心在一室

那變幻的人事啊，已如夢入邯鄲。

我要問你那些古銅色的舟人是否風波無恙；

大海啊，還否浮載着那曩日的星歟重巒？

我要問你那些風塵舊友的好啊，

還有那，我們會共徘徊過的公園長青樹，

和那高聳雲霄的天主教堂的塔尖。

你詳細的絮述，淒涼的伸訴，

像顆顆酸梅子，

解我心田飢渴，又引我心田辛酸。

我們的境遇，恰像暴風雨中泛濫的春水，



沖出原來的奔途，在萬山遍野裏流連；

流連，流連，有的注入幽谷靜澗；

有的匯爲江河急湍；

有的滯在溝渠涵臭；

有的隨朝露而晞乾。

呵，宇宙人生，

原不過是造物者嘔心精作的一幕無盡止的悲劇，

逝者如斯，未來的又不知要如何排演！

但願，死者永恆安息，生者長此居安。

——你不久又將揚帆遠去，

就請順便帶一聲千里遠人無恙，

並勉及時自愛，努力加餐，

來年西南風起，

祝你候鳥似地把天外好音帶還！

## 當春花開遍原野的時候

杜若

——歸夢之一

「當春花開遍原野的時候，  
媽，我回來了，

——回到你的溫柔懷抱裏。

「今夜燭光分外亮，

風，靜息了，

幽鬱的斗室也開了笑顏！

「明兒不就可以不必再倚闌遙望了嗎，

媽，父親的遺像前你怎麼還在喃喃地禱祝。

——呵！父親的遺像，

臉上還沒有褪滅耿介莊穆的神彩呢！

「路上的春花，更比往昔豔麗，  
媽，你却已像庭前的古樹

——一年比一年蒼老！

莫撫摸兒子的蓬髮吧，

那蔓雜的衰草將刺傷你的顫動的手！

「雖然你並不重視這隻破舊的行篋，  
媽，我也得開開給你看。

看裏頭還完整地放着當年的，

媽的叮嚀，兒的抱負，

在父親面前，媽，

我們應該珍惜這點傳家的驕傲！

「媽，你也得替我搬出生塵的舊篋，  
讓我檢點篋底的舊帙，

——那繁華的年代，那辛酸的日子，

有否蠹魚蛀餘的歡樂！  
有否創痕歷歷的血淚！

「媽，你爲什麼還不收住你的老淚？

——留待灑在我們期望的花朵。

我們應該沒有悲哀的眼淚，

這淚珠，應該只是榮耀的點綴！

「以往的一切何須重訴，

即使是在黑暗的三年間，

也有那天際的明星，

夜夜爲我訴得很清楚。

「那麼，就讓我們開窗子看看吧，

媽，那邊就是永恆的北斗七星，

——如果你曾在孤寂的殘夜，

感覺心靈的慰藉，日子的親切，  
那就是因爲它們憐憫了游子的心曲！

「冷風猶帶來嚴冬的喘息，  
我們得關窗進去，

明天還要遍訪荒蕪的田疇，  
媽，那陌頭的景色，

將會告訴我們，

嚴冬已經收斂了它的殘酷的足跡！

「這時，我將爲你破涕謳歌，

——當春花開遍原野的時候，  
媽，我回來了，

回到你的溫柔懷抱裏！」



# 半夜裏我輕輕地敲着你的蓬門

杜若

## ——歸夢之二

「半夜裏我輕輕地敲着你的蓬門，  
你睡甜了嗎，姑娘，可別心驚，  
是我回來了——你的愛人！」

「好容易終於待得你把門兒開了，  
但爲什麼又老是癡望着我出神？  
也許你是太興奮了吧？是的，  
淚珠兒閃礫着你那青春的熱情！」

「但是姑娘，這該不是一個夢境，  
不信，你可把我這隻手兒拉緊。  
聽我爲你訴出我倆小時的幽夢，  
這幽夢該縈繞在你回憶的森林！」

「那珊瑚礁上我們會臥看過飛雲；  
那流沙灘上我們會尋覓過浪聲；  
你說：「潮來潮去終古總有情」，  
我說：「潮來潮去足痕已莫尋」，  
這時晚霞在你臉上抹上了微慍，  
我忙說「儂心頭的足痕永不泯」！

「那青草地上我們會戲撲過流螢，  
那古井石緣我們會細數過寒砧，  
我說「砧聲裏漾着希望的旋律」，  
你說「砧聲裏馳逝青春的蹄輪」，  
這時冷風在我臉上打起了寒噤，  
你忙說「咱的健腿跟得上青春」！

「我不講給你山伯英台的故事了，

因為怕見你聽時面上劃滿淚痕！  
況且你是好容易盼得我歸來了，  
何苦要再唱那勞燕分飛的哀音！

「姑娘，汝應該安慰快樂過來呀，  
把我們曩日緋豔的情詩兒頌吟。  
……汝爲什麼老是望着我出神？  
還有汝總頻頻偷把頭兒望後看，  
像是汝的心房已另被闖進了人！

「是的，汝的心房已經另有了人！  
告訴我的是汝那雙哀怨的眼睛；  
汝的輕微的抽咽，結髮的雲鬢，  
和汝那消逝了的蛋臉上的紅暈！

「愛人喲！恕我再這樣叫汝一聲，

今夜我才覺得我已失掉了青春！  
我滿望歸來灌溉這手植的愛樹，  
那知歸來時樹兒已是葉綠成陰！

「流螢已經幻滅我那飄渺的殘夢，  
寒砧還要敲碎我這脆弱的癡心。  
姑娘喲！求求汝爲我解去心纜，  
把利刀削去汝我唇角的舊吻紋！

我走了，「潮來潮去足痕已莫尋」，  
願春潮爲我淘淨那歷歷的夢痕，  
明朝呀明朝——那陌頭柳色下，  
將有人低頭「從此蕭郎是路人」！

## 離情草

杜若

### 一

車子掠過我們曾共

流轉的鍾士橋，

巴石河水在嗚咽地惜別西流。

今夜倘若有人憑欄俯仰，

星兒可會睜眼，

追尋一朵漂逝的浮萍！

### 二

我丟給廢墟以依戀的一瞥，

我曾經在它的灼熱的

馬路上滴過汗；

也曾經在它的熊熊的

火海裏滾着血；

——於今縱然你已是，



一架剩餘的骷髏，  
馬尼拉呀！我依戀着你，  
我感激你澆植我  
茁壯着的生之幼苗！

三

木柵蘭灣粼粼的蒼波喲，  
我腦海裏搖盪的扁舟；  
記否幾時東風吹縹  
你那晶瑩的心鏡？  
別情是海水——  
翦不斷囉，

那無邊的汪洋！

四

是誰摘下兩張翠葉？  
在黃昏的歧路上  
對着無言的疏星，

你說星兒是永恆的，  
就讓這眇小的綠色生命，  
永遠滋長在我們的心田吧！

五

聳動雙肩承起，  
友情溫厚的擔負，  
征程是遙遠的，  
朋友，算是無色的夢的繼續吧！

待醒來，  
春風吹開了瀰漫着的，  
我們理想之域的陰霾。

六

飛機終於卜卜地起飛了，  
腳底下明滅着一天繁星，  
是被譽爲東海明珠的都會呢，  
別了，只此一剎那，

重逢，

在你的懷抱裏，劫後的新生！

七

鐵翼劃破深沉的夜空，

不猶豫，不彷徨，

是的，「路是人們走出來的」

只要我們有飽滿的熱力，

只要我們有準確的羅盤。

目標，就是那迢遙而漆黑的彼方！

三十五年，五月二日，於滬上旅次。

## 午夜三唱

杜若

鐘

我每晚睡前總記得旋緊它的螺絲，  
生怕它停止了它底平板的生命；  
那知它却滴滴搭搭地蛀蝕我的年華，  
有如道士敲着引魂的喪磬！

惱了我幾回把它挪開；

但，一挪開了它，又惘然——  
打發不開那生命的過剩。

也該知道綠葉總有枯墮的一天  
何必就對這吐絲的蠶兒恁地慳吝！

燈

我埋頭煤油燈下，

對面屋子正耀着刺目的電燈；  
我不羨慕，也不自憐；

因爲我知道——

有了眼睛便會有光明，

汝看霓虹燈下，

不是正摸索着成羣可悲的盲人？

烟

我從前凜遵衛生家的戒條，  
不讓香烟來刺激我的神經。

現在我却滿意我已修到烟癮；

因它可使我的神經麻木不靈。

迂愚的古董家總愛無瑕的白璧，

那知白璧不鑄花紋，

怎會顯得藝術的神聖！



## 偶感二首

杜若

「聰明人」

白天裏，黑夜裏，

我總把「利害」放在心的算盤上；  
但我還得買支計較「得失」的天秤，  
因為我已開始做個「聰明人」。

我先在東街開引大藥局，  
再在西街開引棺材店。

藥局裏的砒霜，無妨傾銷賠血本，  
棺材的生意就看在這上面。

我還得花點報紙的廣告費，

讓大家知道感激我的好心腸——  
開藥局是為救人，賣棺材是為善念。

——瞧，我的名利是雙收了，  
當乞丐接到一枚銅板恩施時，  
說聲「謝謝老爺慈善家」！  
我是何等的體面！

屍

我偶然翻開一本舊書，  
掉下一隻乾癟的虱屍；  
一時想不出這血食者，  
怎也效那蛀書的蠹魚！  
——是爲戴個文人的寶冠？  
是爲深造吮吸的常識？  
我看見在宇宙偌大的  
無字書本裏，也充斥  
着這一類乾癟的人屍！

# 山林十唱

杜若

——棉蘭佬山中偶拾

阿保山

枉你昂臧人千尺，輸與它  
妳肩下的「馬容」●擅名！  
終算是熱燄燒盡了她的雲鬢，  
而你，待誰來  
讚賞妳的幽淡的青春！？

爬山

看碩壯的胸膛上  
盤旋一線脈股筋，  
任憑着螞蟻爬行，  
是暴風雨傳言山靈在震怒了：

● 馬容——爲非島著名之火山。

「那蠕動着的甲蟲是什麼妖精！」

枯木

有如一架暴露的骷髏，  
矗立於熙攘的人間，  
你鑑戒原野的蒼蒼花木  
及時愛惜自己的華年！

喬木

你挺胸攘臂睥睨着，  
無視地草的憔悴與死亡，  
你愛聽耳邊蔓籐的阿諛：

「人間世只應有高高在上的人！」

山嵐

妳爲崇山圍錦裙，  
妳爲遠樹繫羅巾，  
寧願飄零趁風雨，  
不屑些微墮凡塵！

獨木舟

你居然橫渡這河流，  
哇！兩岸的卡車還向汝招手。  
我看見今世新英雄  
一個個從蘆葦叢裏抬頭！

斷橋

汝，狠毒地把  
路與路緊挽的手臂折開，  
汝儘愛看旅人窮途的悲哀，  
而讓不盡的逝水  
撫慟汝的殘骸！

毛洛

汝是文明的棄兒，  
莫罕默德傳給汝，  
一把寶劍和一部，  
遺失了的可蘭經。



汝記清森林的恩仇，  
却保不住說教者的  
一顆騙人的心！

夜 宿

夜宿荒林，  
聽風，聽雨，又聽那  
低痞的鄉音。

老伯汝的溫情似甘露

我已倦旅於人間的沙漠！

星 星

與汝相逢在蠻陬瘴癘地，  
汝不須閃着駭異的眼睛，  
看浮雲朵朵飄過汝的脚下，  
從今汝應知道什麼是人生！

「木伽蘭」蕩船曲

杜若

頭上一片天青，  
脚下一片水青，  
像兩面對照的明鏡，  
是天鏡照進水鏡，  
還是水青反映天青？

天上飄蕩着幾朵白雲，  
像玫瑰花插上伊人的雲鬢，  
朋友，快把槳兒點起浪花，  
讓伊人憂抑的靨邊，  
也泛出天真的笑紋！

是何處傳來「扁舟情侶」的歌聲，  
一雙飛槳點破我澄明的心鏡，

旋轉浪花裏——  
故國的山河，  
椰園的夢境！

還不如轉舵歸舟吧，  
木枷蘭●海也有暗礁叢生，  
十二月的孤島季候，  
隨時會來臨不測的風雲，  
扁舟既經不起惡浪的沖擊，  
我們啊，也不是冒險的航海人。

十二，十一，M村遊歸來燈下。

●木枷蘭——原名 Balaram。

## 把勝利日獻給你——及時同志

杜若

如果說死是悲慘，

爲什麼無數人爲你的死讚美。

如果說死是榮耀，

爲什麼無數人爲你的死惋惜。

生啊，生是生得唯仁唯義！

死啊，死是死得可歌可泣！

渺小的生命，能夠充實真善美！

長留在這無窮的宇宙間的浩氣啊，

還有什麼生？還有什麼死？

今夜，——明天就是勝利日了

剪燭窗前話烈士，

我們——三個年青的小伙伴

想到你，想學習你，想跟着你

——你的純潔靈魂，你的崇高豪氣慨！

把這顆心，獻給你，紀念我們的勝利日

把這勝利日獻給你，只有你才配受得起！

你的死，我親耳聽，也親眼見，

大家異口同聲稱讚你！

有人稱揚你愛國，

却仍繼續他們的資敵，

有人欽佩你勇敢，

却仍馴伏地緘默；

有人讚嘆你忠烈

却仍忙着肥己損人！

鄙！鄙！鄙！他們根本忘記你是

怎樣地生！怎樣地死！

但是，你死得並不冤枉

我知道，多少人，



他們爲你咬牙，他們踵你血跡，  
他們還在繼續你未完的遺志！

今夜，該是你開笑顏的時候了，

——假如你地下有知，

你看見桑葉的版圖已完整無缺，  
你看見跋扈的暴敵已叩頭屈膝。  
你看見你臨死猶高呼擁護的領袖，  
已完成你會信賴他領導的偉業。

——你應該會安慰，忻喜！

窗外芒果樹碩大的黑影

彷彿是你當年扑鬥的雄姿。

巴石河的漲流潺湲，

依稀似當年人們的啜泣！

一聲尖銳的汽笛，刺破午夜的死寂，

是你在呼喊嗎？

「昏迷，鈍遲的人們啊，起！起！起！起！」

## 頌大漢魂

杜若

那莽莽蕩蕩的長江大河喲！  
那巍巍峨峨的泰山葱嶺喲！  
那磅礴乎天地間的大漢魂。  
那慷慨的文史孤臣喲！  
那轟轟烈烈的閻張國殤喲！  
活躍於史冊上的大漢魂。  
大漢魂喲！大漢魂喲！

我歌頌你——

你的義勇，你的忠貞，  
你的殺身成仁的丹心。  
多難宗邦，要你來見危受命，  
不泯國祚，賴你的繼絕扶傾，  
喲呀！大漢魂，大漢魂喲！  
那磅礴乎天地間的大漢魂！

那活躍於史冊裏的大漢魂！

我祭獻你——

我的熱淚，我的鮮血；

我的大漢子孫的赤誠！

小詩一束

母親

告訴我，

誰不愛他的母親？

你愛海，海是地球的母親，

你愛自己，自己有個母親。

讓別人

學鳩鳥的聰明吧，

我永願

愛着我的母親。

彈着心琴

天帝，

假如你，

是個識者，

青年人的心，

芥子



是誰用淚挑動？  
像素手挑着絃琴。

天 堂

如其有座天堂，  
天堂應在地獄的下面。  
我們是，  
生長在土地上的孩子，  
不能夠平空插翅飛去。

崇高的人

今天，我們紀念你，  
不敢如愚笨的人；  
崇拜你像超人的神。  
因爲，  
你始終是個人。

家 書

一個從遠方來的人，

半夜裏，

急速地敲着我的門。

顫抖的手，顫抖的聲音，

我讀着媽寄來的信：

「媽回到家裏算來一秋，二秋已七秋  
時光走遠了，

媽還是信任你好好地生活在外頭。」

媽，她那知道，

每一次送客江干的時候，

流浪的兒子就想回家！

夜 雨

當夜雨帶來了秋天的悲哀時，

我不能再學螞蟻，

永遠爬動在夢的邊緣。

但，時間還在黑的夜裏，

孤獨者的口只配沉默，沒有喘息。

清晨的鳥

把晨曦叫到窗前，  
再挺起白色的胸脯，  
歌頌着光明和自由。  
如其汝是自由的使者，  
爲什麼儘回頭  
看枝上昨夜的殘露。

白雲

初秋雨後的青空，  
輕飄過幾片雲朵，  
讓勢利的景物在腳下消逝吧，  
散逸的浮萍是唯一的知音。

朝霧

昨夜枕邊的夢魂，  
換來滿天的濃霧，  
披着灰衫的芒菓樹，

粗臉上有點點淚痕。

琴音

我懷念着秋天的琵琶洲  
在那裏曾經屏息聆聽；  
水聲，

——醉人的琴音。

如今已是冷落干戈後，  
橋下的流水啞靜；  
弦斷？

——該是琴手飄零！

歸鳥

南來的鳥兒，  
懷着煩惱歸去，

歸去，歸去青源山下；  
看頭上的山峯可曾給嚴冬馱走？  
彎腰的老松，年青的蒿草。  
依舊在靜待流水的垂青？  
幾聲疏落的鐘聲，  
又可能把你的童心找回！

家

回憶中有一個溫馨的家，  
一串虛妄傲世的日子，  
如今，空剩下褪色的門庭，  
盛世的豪華那裏追尋？

鄉愁

當夜雨孤燈的時候，  
寒風帶來了秋天的悲哀，  
靜聽着淅瀝的水聲，  
惹動了片片鄉心。



明 燈 外三首

明 燈

那掛在穹蒼下的明燈呀！  
無端相逢於崎嶇的世路上，  
我知道長夜是寥寂的，  
——你可會伴我走到天明？

淚 痕

趁她沒有看見的時候，  
抹去臉上的淚痕，  
把希望復活在嘴角邊，  
她會爲你洗去身上的血紋。

窗 外

人影瘦在窗內，

花影瘦在窗外，  
忽地傳來一陣黃鶯的笑語，  
詩心跟着鶯聲遠去。

歸 夢

如其我能有神話中的雙翼，  
除夕夜我坐在蠟梅樹下，  
聽村老們談起梅花的故事，  
是歡心的時候了，我又氣惱！

銀炬火爐邊，

我抱着十歲的小玲玲，

「是我，汝遠道歸來的爸，  
領下的短鬚多了幾根！」

媽，汝特地爲我做年糕，

我特地回來嘗年糕，

十年了，十年的時光不算長，  
祇是媽的雙鬢年糕一樣白！

芥子

杏娘，別傷心啜泣，

我底心已同紙一樣薄！

我不忘：「他年重檢石榴裙」，

明天，我將爲汝贖回嫁衣裳。

## 友 情

友情正好像窗外的孤月，  
有時候也會蒙上烏雲的暗影，  
但雲霧拉開了，  
依舊有皎潔的清輝，

友情正好像案上的青燈，  
在風中不斷地搖曳不定，  
雖只是微弱的光亮，  
但斗室中已照徹得如天明，

趁友情還在的時候，  
你伴着孤月；  
你守着青燈，  
也許說不定明天再沒友誼發生！

芥 子



# 相期

——送 Y 君

走了，

你毫無顧戀地走了，

像一陣靜穆的輕風，

沒有帶走一片落葉，

日暮黃昏里，

人們還會憶起你沉重的足音？

你，祖國的孩子，

十五年蹉跎的歲月，

輕擲在異國的風沙中。

記否兒時的往事？

蕉窗下有父母的笑聲，

爸的叮嚀，媽的憂悶的咨嗟。

芥子

歸去，任汝是鐵石的胸襟，  
嘗味過的友情豈能消泯？

明年春花開遍郊野的時候，  
倘若我星明有福，

風雨後的雲頂岩●下，

願與汝作一次豪邁的騁馳。

● 雲頂岩在福建廈門市。

清 晨

芥子

一夜未睡的月亮，  
還依戀着樹梢的殘露，  
趕市的車馬，  
早已踐踏昨宵細雨的道路，  
窗台上睡態矇矓的娘兒；  
鬢髮蓬鬆，  
胭脂懶上，  
她正想……  
想着昨夜羞人的甜夢。

八，六夜。

魅影

芥子

你是不是來自地獄的一方？

那裏應該有奇特的風光；

或許也有催花的春風，

愛河也會生起波浪！

但一切似乎給你遺忘了，

你悄悄地跑來浸浴人世的風霜。

請進來燈下坐一坐吧，

我看不慣你那顫抖的形相，

你的前身許是千嬌百媚的紅粉，

許是離開青燈古廟的禿頂行腳；

火光下我要識一識真面目，

我知道王侯螻蟻到頭都成塵土！

告訴我，當人們點起一炷心香，  
另一個世界的你可能聞到？

又當我們合眼入眠的時候，

你果真偷偷地打攪我們的清夢，

我不信人與鬼間有很遠的距離，

我想每一個靜寂的時候都有你在身旁。

你一定要走嗎？你走好了，

我目送你消失的影子歸去，

更深信地獄是在人間！

但，人們既然平空造出陰陽的界限，

就讓你永遠徘徊在光暗的邊緣，

再來的時候可不許帶來恐怖！



如其

芥子

如其我看見美人的眼皮慵慵地垂下了，  
冷靜的夜霧中我能夠表示什麼呢？

她是不是感到生的疲倦，  
還是失望後必需無話地默示？

如其我能夠追尋春天的踪跡，  
我將抓住她的羅裙，  
問一聲：「爲什麼你悄悄地來，  
又悄悄地逝去？」

如其我攀到天上的星兒，  
夢中的接吻就成爲事實，  
她的螢火般的亮光，  
有時也會映出小橋上的白霜。

如其我獨個兒躑躅海邊的灘頭，  
潮聲裏將會思念海的彼岸，  
墨綠的海水曾賜給我烏黑的膚色，  
又將賜給我層浪般的憶測？

無題

你是水上的一片萍，

偶爾遊過湖心，

投影在水底——

剎那間的握手並不停留。

你有你的前程，

水有水的心情，

匆匆地你走了——

從此你知道什麼是人生。

芥子

## 新年酬舊雨

芥子

小詩數首，即贈岷江諸友好，詩雖不工，願博諸君一粲。

一

看見汝，

我就想到童話中的牧羊人。

豔陽下——

驀地吹起憂鬱動人的小笛，

原來是走失幾隻羊兒。

二

是誰多事把江南的寒梅，

移植在沒有冬天的炎荒，

春天已幾度在汝身上掠過，

枝頭沒有開出紅色的蓓蕾。

三

年青的人，

莫悲嗟太平洋的風暴  
阻礙汝嘹唳的歌聲，  
高樓，夜夜有惦念汝的人。

四

愛聽簷雨說出的故事，  
繾綣中夜寂寞的星光。  
如今，紅樓綠窗下，  
是誰教汝「悄無人處學畫眉？」

五

木枷蘭澹澹的水波，  
是誰把槳刮破汝平靜的心鏡？  
人間從此有秋士，  
——燈下默禱補鏡人。

六

汝年輕的種花人，  
古城頭上勉作農耕女。



冬天已帶走了漫天的風沙，  
來春我將看見茁長的嫩芽。

七

我遇見樂府中的伶者，  
認真地扮演人生的悲喜劇。

我憶起一句古老的話：

「多情自古空餘恨！」

朋友，別讓觀眾爲汝溼透羅巾。

八

告訴我，窗台下

汝可奏過「一曲難忘」？

莫讓絳色的雲霧，

迷惘天才的眼與手。

九

汝怪匆匆的那朵雲片，

無端投影在甯靜的湖心。

汝怕墮石激起的浪花，  
浪花他却祝禱萍水的永恆。

十

汝美目中有朝陽的微笑，  
汝雲鬢裏有霜雪的留痕。  
別恨人間哀愁汝獨嘗，  
風塵中多是青衫淚溼人。

十一

我看見一顆純潔的丹心，  
十一月的花蕊，  
縈繫着夢裏的溫馨。

明月夜，沉鬱高揚的琴音，  
——人間清澈底秋天的心。

十二

過了冬又到了春，  
我祝福標緻的那朵小花。

願它——孤島的椰風蕉雨，  
沐浴她劫後的新生。

十三

爲什麼，手中那一殘花，  
還不遠遠擲棄？

它濃郁的使人醉息的香味  
汝似乎早已遺忘，又似乎永不忘記！

十四

汝身上經常披着的羅衫，  
沾留着泛舟時槳兒打起的浪花。  
汝輕吐的珍珠似的話語，  
觸發着槳兒刻骨的相思。

十五

椰園的少女我替爾憂愁，  
憂愁汝可愛的驕矜。  
愛情已經古老了，

爲什麼還聽不到教堂的鐘聲？

三十五年歲暮。

附註：諸詩均有寓意，惜不能一一道與局外人。

遙 寄

明月，  
照着離人的悲切，  
孤獨的心情，  
更懷祖國的伊人。

燦星，  
閃出戀人的情熱，  
願托告浮雲，  
爲我帶回一片心！

亞 蓮

六月，二十六，于嶽。



## 斜陽底下

亞蓮

茅屋前，  
斜陽下，  
一片嫩綠的苗芽，  
彷彿是故鄉的黃昏，  
偏却是異地的晚霞。  
葉飄飄，  
與風兒帶話，  
鳥啁啾，  
結隊飛還家，  
啊！憶念着的；  
祖國的河山啊！  
縱使你已失盡，  
當日的繁華，  
我也得要飛回，

你的懷抱中，  
我所懷戀的老家！

八月十六日，岷。

憶戀

亞蓮

一彎新月掛在西天，  
我獨自徘徊在這巴石河沿。  
還記得一聲吻別？  
只是十個月前。  
微風依舊向我吹拂，  
你已不在我身邊。  
綠波鱗鱗逝去，  
我却願永遠流連！

九月十二日，于岷。

夜行

蕭莫爾

夜

深沉，

街道上——

悽然傳過

輕悄的步音。

影

削瘦，

彷彿是——

禿的枝椏

在風中驚抖。

語

不清，

兩三句——  
哽咽夢嚶，  
困鬥的呼聲！

月

躲藏，

她在想——

深夜獨人，

悲憤或癡狂？



小詩三首

蠻斯

清源山下的龍眼花該是盛開的時候，  
荔枝快要成熟，梅子早已紅透。

只有我想念的母親喲！

頭上添了白髮，身體更加消瘦！

朋友，假如我死了，

請把我的屍體葬在青山的極峯，

我要聽高空北風的呼嘯，

我要看遠海排天的浪濤。

如冰，你怎麼這樣悄然離我而去，

是你說過的——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現在匈奴就要覆滅了！

可是我日夜憧憬的家呢？

三三，十二，於萬鄰老計島。

## 不要點燈

亞  
薇

不要點燈，

讓彼此緊緊地握着手，  
只要感到雙方的熱情，  
在這偶然相逢的時候。

不要點燈，

讓彼此都看不見臉容，  
只要總見憤怒的叫聲，  
在這死寂恐怖的夜中。

不要點燈，

讓彼此都沉在回憶裏，  
只要想像雙方的形影，  
在這空幻渺茫的夢寐。

流雲

許冬橋、

流雲呀！

你終歲漂泊異鄉，  
已消融了我燦爛的青春，  
又誤了她深閨的夢想！

今夜旅邸淒涼，

弔影蓬窗，

願你帶我一縷夢魂，  
飛回家鄉。

今夜新月彎彎，

小樓人靜，

願你莫把她遮住，  
讓我憑欄想像！

## 南歌

許冬橋

聽，羈客謳一支歌，  
南洋的狂嘯，  
荒島上，  
椰風蕉雨的悲嘶！

歌，  
我感覺疲倦了，  
這南島遏響已過十載。

七年飄泊，跟着  
三年淪胥，  
竄跡，逃亡，  
踏遍炎洲。

這裏是南方的樂府，  
多少詩人，  
吟嘯人生憂鬱之歌。  
多少樂家，  
把偉大的戀曲吹奏！

歌，

我感覺疲倦了  
這柔靡無血性的吟奏  
熄滅了革命的燭火！

七·十三。



新年詩最菲律賓

許冬橋

菲律賓——中國摯友；

羈絆解放，重見天日。

三年痛淪亡——

奴辱，餓死，屠殺；

深刻印象——

鬼子一副猙獰相！

菲律賓人——熱帶主人翁；

仇人經廊清——

東海明珠耀光明。

南洋羣島中，

風飄自由幟！

菲律賓人——天之驕子，

椰子林上，荒曠地——

長結無邊之夢，

墾拓耕耘，自力更生，

——芒果，香蕉，淡芭菰，

橡樹和蔗糖。

奮鬥吧！馬來民族：

勿讓白晝在貪懶裏殞覆；

依戀舊深情——是恥辱！

奮鬥吧！高山省半開化土著：

那堪千百年來困守自耕自織；

舞起武路力——

勇士們要爲愛護祖國而衝撲！

奮鬥吧！籬笆下菲人：

以鬥雞的精神——

朝夕磨練，不撓不屈！

奮鬥吧！奮鬥吧！

這美麗的南洋列島，

永遠屬於馬來民族！

# 短歌

向明

夜 鶯

夜夜，我聽綠窗外清脆的聲音  
我獨自欣賞着夜鶯的歌唱

粲粲這幽靜的音樂

鋪設着流浪人青春的藍色之夢

而我在這渺茫的夢境裏

記起了母親昔年所講的童話

——說夜鶯用永恆的耿直的歌聲

投向黑暗的夜海

——說夜鶯在黑夜裏不願沉酣……

鸚 鵡

住在別人的簷下學人的語言

你草綠色的羽毛，紅珊瑚的頭頂

逗人家歡喜

却生活在別人的顏色裏

白 鴿

藍天裏一串鴿鈴的明麗之音嚮  
窗外，使汎濫一片穆靜的黎明  
白鴿帶給我遠方的訊息  
我懷戀着媽媽滿頭星星的髮絲  
在窗下，我想下「和平散詩」……

杜 鵑

以耿直的心腸召喚着青春  
在山谷的野林中天天聽你謳歌  
你向生活吐下了最後的血滴

田 野

大地剛剛睜開綠色的眼睛  
却讓荒涼的泥土把你掩葬……  
田野便佈滿了一亢燦爛的陽光  
水磨房的車輪在流水裏沖激



小土屋播送出吶吶呀呀上的紡紗車響  
我正從濛濛的朝霧裏出來  
走向正清香，明麗的原野  
耕作出城市中人們需要的糧食

早 晨

早晨，四圍散佈着濃霧……  
鷄啼着，狗吠着，野花香着  
洗衣女露出雪臂蹲在江畔浣衣  
我正在讀「黎明的通知」的詩  
歡迎着，生命的陽光起來……

## 飄泊的孤魂

秀報

歌聲淒清，

琴音悲鳴。

泛濫心情，

幾時得平靜。

夢般陶醉，

何日得甦醒。

啊！飄泊的孤魂喲！

渺茫天涯，何處容你棲身？

愁對孤燈；

泣訴衷情。

點點熱淚，

溼透流落征襟！

壁上龍吟，

傾吐悲憤心境。

啊！飄泊的孤魂喲，  
崎嶇世路，速掣快刀斬亂荊。

八月十四日，於前進社。

給伊麗特拉

Robert Herrick 作  
簫人 譯

我不敢懇求那消魂的一吻，  
我不敢請你向我嫣然一笑，  
惟恐得到此或彼，  
那時將十分驕矜。

不，不，我最大的希望，  
祇是吻一吻，  
那剛吻過妳的，  
——空氣。

## 在寂寞時

簫人

在寂寞時——

雖然無意去想伊，  
却自然而然的想起了——  
那可愛的玫瑰。

伊那明眸的眼睛，  
宛如天空閃閃的明星；  
天空閃閃的明星，  
正是伊人明眸的眼睛。

伊那雪白的芳顏，  
宛如天邊皎潔的月亮；  
天邊皎潔的月亮，  
正是伊人雪白的芳顏。



伊那美妙的歌聲，  
宛如林梢微微的音嚮；  
林梢微微的音嚮，  
正是伊人美妙的歌聲。

雖然無意去想伊，  
自然而然的——  
我終於想起了伊，  
在這寂寞之時。

## 夜晚沉思海洋

法·雨果著  
姚禮譯

呵！有過多少的海員，有過多少的船長，  
歡樂地踏上遼遠的征程遠航，  
而在那悲慘的水平線外消逝了呀！  
有多少痛苦而不幸的生命已經消逝，  
在一個無底的海中，在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  
永遠埋葬在盲目的重洋底下！

有過多少的船主和他們底水手一塊兒死滅，  
風暴抓起了他們底生命的每一頁，  
而以一陣狂飈吹散了一切在波浪上面！  
沒有人會知道沉在深淵的他們底最後。  
每朵浪花經過時就把一件戰利品帶走；  
這朵攫獲了一隻小艇，那朵攫獲了幾個海員！

沒有人知道你們底命運，可憐的喪失了的生命，  
你們滾動着穿過了那些伸長的陰影，  
以你們底額角碰觸那些無名的礁羣。

啊！那些懷念着遠去的兒子的年老雙親  
每一天在海濱企望，  
那些不能回來了的人們！

人們有時在晚會中談起了你們，  
坐在朽鏽的錨上的許多歡樂的人羣  
還有時把被陰影遮着的你們底姓名混入笑聲裏，  
疊句中，冒險的敘述中，  
及人們由你們底美麗的前程所盜得的接吻中，  
而你們則在那些綠色的海藻裏睡息！

人們問道：「他們在那兒？他們在海島中稱王？  
他們丟下了我們到一個較富裕的口岸上？」

隨後，連你們的記憶本身也被湮沒了。  
身體喪失在海水中，姓名喪失在記憶裏，  
那在一切的陰影上傾注更黑暗的陰影的時間，  
在陰慘的大洋上拋下陰慘的忘却。

立刻在一切人們底眼中你們底影子就要消逝無形！  
這個人不是有他的鋤頭？那個人也有他的小艇？  
孤獨地，在暴風雨統治着那些夜分，  
你們底滿頭白髮的婦婦，爲着你們而疲倦，  
還在講着你們，同時在攪拌，  
她們底火中及心中的灰爐。

而一旦墳墓終於封閉了她們底眼睛的時候，  
再也沒有人知道你們底姓名，連一塊謙遜的石頭，  
在回聲相對答的狹小的墓庭，  
連一株在秋天裏落葉繽紛的綠柳兒，

連在古橋的角落裏一個化叫子所唱的，  
單調而樸實的歌也都不知道你們的姓名！

那些沉沒在黑夜裏的海員們，他們是在那兒？

啊！波浪，你們熟悉多少悲慘的故事！

被那些跪着的母親們所害怕的深深的波浪！

你們在推波逐浪時互相述說的故事是不是，

使你們做出你們所有的那些絕望的聲喟，

在晚上你們走近了我們的時光！

譯自「光與影集」法文原本。



## 辛娜拉

美國 E·杜生著  
姚禮譯

昨夜，啊！昨天晚上，在她底和我底嘴唇間，  
降下了你底陰影，辛娜拉！你底氣息流  
在飲酒和接吻又接吻間的我底靈魂上面；

於是我憂鬱而病苦於一段舊時的戀情，  
是呀！我是憂鬱而低下了頭來。

我一向是忠實於你的，辛娜拉！以我底姿態。

整夜我感到她底熱心跳動在我底心上，  
長夜她躺在我底臂裏在愛情和睡夢裏；  
真的她底紅脣帶來的接吻是甜蜜芬香；  
但是我憂鬱而病苦於一段舊時的戀情，

當我醒來而發覺晨熹微明：

我一向是忠實於你的，辛娜拉！以我底姿態。

我已忘却了許許多多，辛娜拉！隨風飄逝，  
拋擲着玫瑰，隨着衆人拋擲着玫瑰，放蕩，  
跳着舞，以把你蒼白失掉了的百合忘記；

但是我憂鬱而病苦於一段舊時的戀情，

是呀，時時刻刻，因為跳舞悠長：

我一向是忠實於你的，辛娜拉！以我底姿態。

我要求過更狂瘋的音樂及更強烈的酒，

可是一旦宴會告終而燈火消逝的時候，

便降下了你底陰影，辛娜拉！夜是你所有；

於是我憂鬱而病苦於一段舊時的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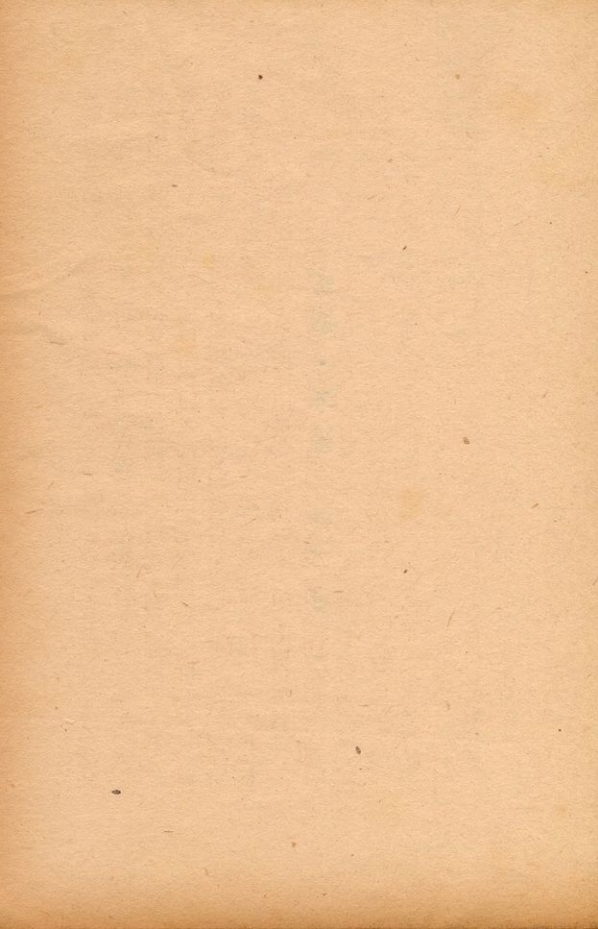
是呀！渴望着我所需的唇兒：

我一向是忠實於你的，辛娜拉！以我底姿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譯於峨。

第二輯

散文，隨筆



## 要我紹介 M 園嗎？

杜 若

M 園是平常而不平常的。

M 園一樣有蔓草，有蔬菜，有翠竹香蕉，有籬笆深潭，有熱日暴雨，有冷月悲風。M 園有熱汗，也有黑鐵，有飢寒，也有溫飽，有恐怖，也有寧靜，有輕薄，也有嚴肅。M 園有酒，然而這酒是苦的，M 國有淚，然而這淚是甜的。

M 國置有茅屋二椽，疏陋不蔽風日。屋頂有蛛網的天線，屋下有祕藏的地窖，臥室中有福德正神背後的收音機，廚房裏有灶君司命肚裏的臘紙具。案上有琴書，案房有鋤畚，壁上攀附着青藤珍蔓，壁縫棲巢着山鼠斑蛇。

M 園住有園丁，園丁都沒有姓名，僅是那個園主，有人叫他「耕夫」，却也有人叫他「更夫」。他們都像是傻子，但也不像是庸人，他們曉得用勤勞去換取他們的溫飽，也曉得用堅貞去守望他們的崗位。他們把得來的一些什麼傳給人，再向收到了一些什麼的人們去探聽。他們會討煩惱，也會覓開心，會跟野老話桑麻，也會跟賭漢談排九經。他們會跟雜草宣戰，也會向昆蟲求情，他們有時和蛙兒歌唱，有時伴魚兒游泳。他們住在兩個世界，但並不是地獄與天堂，他們具有雙重人格，可也不是虛偽與荒淫。知道這些最清楚的，只有他們當日身上的



汗珠與聽筒裏的波音，但這些而今都消逝在悠悠歲月裏了，誰也無法追尋。

M園裏也曾開過幾朵花，但這不是屬於春天的，M園從來沒有過它的春天！M園也有它的白天，但這白天是黑夜裏的白天。M園裏的人沒有過他的白天裏的白天，因為當大地照上第一線晨曦時，他們就杳然不知何處去了。

M園不忘懷它的主人，M園的主人該也不會忘懷它，然而它他的形影却相去日以遠了。有一天，青衫淪落的主人也許會踏着荒徑的月色歸來，到那時，M園已不是他的舊M園，而他，也不是M園的舊主人了。

在P區的這麼一個林木蔭翳的小角落，有這麼一個M園。所以我說，M園是平常而不平常的。

問它拱衛M園的鱗皮駝背的老芒果樹呀，然耶？非耶？

M園於我何有哉！M園於我何有哉！朋友，我跟你們不一樣都是M園的過客嗎！

註：M園爲地下時期大漢魂搖籃地。

## 生命的明燈

——爲「長城」悼蔡及時烈士專輯而作——

杜若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三日，剛是我逃出省到岷的第二天，在友人家裏，忽聽到一個青年客人說：「據今天描東牙示來人說，蔡及時已在昨天上午，被當地的日本憲兵槍斃了。」我的心受了一陣猛擊，但不敢露出表情。「爲什麼？情形怎樣？」爲的是他非但不投降，反而把全省抗敵會的「罪過」一起承擔在自己肩上。聽說倭憲兵長官親自執刑後，還對及時致敬禮呢！啊，他死得太壯烈了。」一陣酸鼻，我把臉朝轉窗外注視天空，我要在天幕上看出及時就義時英烈的氣概！

當天下午，我就跟一位同鄉到P區來「潛伏」，恰有土人自描東牙示來，也談起及時被殺的事。但他的詞色是恐怖的成份多，讚嘆的成份較少。

大約是四天後吧，我被引到馬拉愈勇會L去。那時敵人搜緝他正緊，我們劫裏相逢，相顧狼狽情形，更提起及時遇害的事，不禁唏噓流涕，「杜，記住，我們倆，誰倖得虎口餘生，誰就不該把表揚忠貞的責任忘記。」「昨天晚上，我夢見及時踱進房來看我，額上明顯地刺着「生命必亡」四個白字，這是一個不吉之

兆。……不，杜，這個責任該只有由你來擔負！」我說：「也許我比較可能，如果我情願做一個無聲無臭的順民。然而，我忘不掉他怎樣地死，不但是在離開虎口以後，就是在置身虎口的今日」，臨行，他拿給我一份用複寫紙膽的「通訊」，錄的是最近聽收的戰訊。他說：「一個月前，我離開及時處來此，我們的主意是鑒於敵人在殘殺抗敵會小組委員，造成恐怖空氣之後，已開始實行柔化狡技，來吸收僑胞的向心，進而就範，屈伏，合作，所以我們必須建立起民族氣節的碉堡。這「通訊」，就當它作為通進這個碉堡的壕溝吧。但是想不到，不上一個月，及時竟捨我們而去！但也因此，我們的碉堡，基將更固，效將更大，杜，以後，你將每期看到它，並且你將不會拒絕為它的建築而服役吧！」以後，我經常收到「通訊」，直至「大漢魂」報出版為止。所以我說。「通訊」是「大漢魂」的前身，而及時是「通訊」的靈魂！

一九四三年秋，是我正式跟組織建立關係的開始，所以每週總要下岷兩次，此外便是赤身淋汗在菜園裏跟着飢餓撲鬥。好幾次，由於農圃經驗的差，生產不足，入不敷出，園裏肥料用盡後沒法補充，只好眼巴巴望着七分成熟的菜兒因缺乏營養而焦萎下去。至今每一翻閱舊日記述，便不禁黯然神傷，但在當時我却絲毫也不沮喪怨尤。不久，宣傳機關在市內發生波折，移至園裏來，更索性地日夜

跟Y，L以後又加上U收聽到兩點半。如果遇到號外，便要通宵達旦。白天，炎陽蔓草又毫不寬假地叫水桶鋤頭逼着我們的手和肩，每當精力疲倦，飢餓餒人的窮困當兒，及時的死，便像一盞明燈在前頭鼓舞着我們，及時的精神，便像一股生命的熱流，注入我們癱軟的肢體。良心監視着我們，如果爲了生活的困難，工作的繁重，而動搖而畏縮，那當日及時死訊傳來時我們所起的反應，所下的決心，不都是滑稽的一回事嗎？看人家生命都還不顧呢！

及時同我，雖不過僅是戰前在會場上匆匆見過幾面，但他那種說到做到，以身作則，明辯嫉惡，不計恩怨的粗線條作風，却是那麼深刻地留在我的腦海裏。不過在當時我似乎意識到他太冷酷點，後來閱世經驗更正我這個錯解。這應該不是偏激的觀察：「只有一個飽經世故的情感豐富的人，才有勇氣去對卑惡的社會冷酷。然而你知道這冷酷裏所蘊藏的熱燄，跟那玲瓏作態的無熱的螢光，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有人常常嗟怨世態炎涼，人心健忘，其實，這也無足多怪，因爲我們一樣是存在現實社會裏，所謂諾言，許願，既沒指天誓日，亦不是需要儲備金的證券啊！

自己愛讀一些關於唯生的哲學論著，和領袖訓示的革命觀的人生哲學，讀後又不免對這茫茫的宇宙與渺渺的人生起了蒼涼的懷疑。直至身當及時烈士之死的



反應才曉悟過來。如果說，烈士之死是有他死的本身價值的話，那怕就是這一點了吧！

解放後，L的生命雖歷數劫却不曾「必亡」。自己和L，Y，U，也幸得虎口餘生。關於表揚忠烈的事，早有許多尊仰他的人做了，私心甚慰。不過，關於這事，我也有我的看法，就是及時就義時，聽說並沒有留下要後人爲他追悼表揚的遺囑，——也許連願望也沒有過。假如真的人死後尚有靈魂存在，而這靈魂又可能向活人提出自主的要求的話，那麼我想 及時先生的唯一要求，該不是形式的表揚，而是切實的學步吧！

長城編者要我寫篇紀念及時先生的文章，一拉就是這麼冗長，語無倫次，恐怕免不了，不是冒瀆英靈，就是開罪先生，前天好像在那家報紙副刊上讀到一篇授人替死人做紀念文章的三昧真法，那又未免要涉「親戚朋友與有榮焉」的瓜李之嫌了！算了。反正心裏是想這樣說，而又寫下來了。還好L，Y，U，這些小伙伴在災餘猶有機會一起在陋巷過生活。雖然，眼前不致像在園耕時代那麼寒酸，但我將不會忘記重提當日在園裏自勉勉他們的話再來自勉勉他們。夜深了，蚌壳形的月兒在雲端撒下銀輝，起來吧，甜夢中的小伙伴們，讓我們來祝福這盞生命的明燈，永遠照耀灰暗的人寰吧！



## 聖誕節之夜

杜 若

聖誕節又從熙攘的人羣的歌聲笑面上重臨，四年了，這我們曾經用會心的微笑憧憬着的一天。流年淘佳節，佳節淹流年，那在輝煌的聖誕樹下過節的人們呀，你們許會昇平共慶團圓，你們許會每逢節序倍思親，你們許會花前不見去年人而淚溼青衫袖。撫着燈花開五彩的冬青柏，沉醉在上帝恩典的賜予裏，啊，去年，前年，大前年，我們也有這麼的一天嗎？如果是同樣有燈花樹，燈花也會開得這般鮮豔嗎？樹下的寵兒們也會這麼陶然嗎？

勝利是永遠站在真理的一邊的。我們虔誠地祈禱聖主是真理的真正主宰，惟有這才會使被上帝遺棄的兒女們同樣蒙受神靈的麻庇。因為這些人至少也是酷嗜真理的，爲了爭取上帝愛好的真理的實現，他們曾經流過血汗，這血汗不應是白流的，正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的血不是白流的一樣！

讓我們爲在另一個世界裏過節的亡友們祈禱吧，他們的靈魂，將同樣得着上帝的寵顧。

我們呢，你被上帝遺棄的流浪者啊！今宵，星花開滿蒼鬱的天樹，這是主的博愛與公平，讓天涯飄零，都嚴肅地跪在這大自然的聖樹下祈禱吧！

海濱去，海濱將有爲我們特飾的聖樹，倫禮沓之海嘯，舸艦十里綴成奪目燈花，海潮低頌着悲穆的聖誕歌，一行，沉醉在溫柔的海風的愛吻中了。

K，你說我在若有所觸的沉思嗎？

是的，在海的遙遠的那邊，我在爲我關心着的人兒禱祝他們今宵的快樂，僅僅是今宵上帝將會臨時恩賜他們，正如我們臨時皈依上帝。因爲這是聖誕節，四年來唯一的自由的聖誕節，有生中無二的聖誕節。

S，你是有一個快樂的家的，何苦跟勞人來愷立風露下？感激的淚許是甜的，但你可曾嘗到感傷的淚是酸的嗎？上帝應該庇佑快樂的人們永遠快樂！

沉思着，把友情掬出來在聖樹燈下細數，來年，當大自然的聖樹依然怒放燈花時，我們還會在海的歌嘯中沉思嗎？

明天，一九四五年的聖誕便跟我們長別了，看聖誕老人年年在燈下哈哈添壽，我們的生命却日向懸崖之路踽踽，愚妄的人們啊！他老人家笑得多麼嘲侃啊！

## 新春的懷念

杜若

新春期待這壁上的日曆透露它的來臨！

羈旅在這椰島，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像一張空白的畫紙，沒有參差的間架也沒有濃淡的色素，我在椰雨蕉風的原野，跣足覓尋過三個春天，找不出一朵香妍的春花，嗅不出絲縷的春氣。

故國的新春就不是這般平凡，大自然會給過年的人予溫馨的撫慰清新的刺激，雖然地草還略帶病顏，寒梅豔李却已點染翠枝，和暖的朝陽總愛投進那未忍遺棄的棉裘的懷抱裏，經嚴冬長期禁錮的人們開始在庭前伸臂昂頭，呵出一口有旋律的烟氣。

在春之神翼下，一切都是均和的，春雨既洗去蕭颯的創痕，春日也烘熱凍的身心，小鳥在枝頭重溫舊譜，鳴蟲遍野試唱新聲。

耕牛被牽出廐，伸伸懶腰，對着翠綠田疇，不禁仰天長嘯，雄雞在綠茵裏鼓翼刷羽，在他的伴侶面前啄覓食料。

老公公也不再嗟怨：「老人怕三事，見風見雨見日就流淚」了，春神是個體貼入微的聖母，牠把光與熱來復活老人家的埋葬在年輪下的童心，你可以聽見

他興奮地自語：「枯木逢春也發芽」，於是他忘形地摸撫庭前的老樹的新葉，也撫摸自己頭上稀疏的白髮。

孩子們賽早起床，每天看誰優先撕得新的曆頁。老師會這樣告訴他們：「春花只會一年一度地開在一年一度的春光裏，而明年的春天，已不是今年的春天了」，於是孩子們齊聲朗頌：「大好春光容易過，努力讀書莫蹉跎」。

做父母的呢？雖然慚然於肌膚日形縐緩，但回頭一見兒女們隨着歲數而長大起來，脣角又立即掛上安慰的笑紋。如果說：人是生活在不斷的希望裏，那做父母的應該說是生活在子女光明的前途之上，所以他（她）寧願勞苦他們的中年，來培植子女的幸福。他們只有興奮，沒有怨尤，這好像是天帝註定的世代期賬，每個人，從父母身上貸來一筆恩債，再把這筆恩債還到子女身上，這樣無盡止的貸還下去，便樹立歷劫不拔的中國社會的家庭倫理觀念，濡染五千年黃帝子孫的孝悌精神。歲除春至，是一般貸借的催還關頭，也是做父母的對他們的恩債，還到什麼程度的一個自測的浮標。

呵，祖國的新春，是多麼可愛，有父母的春之祖國，更多麼會倍加令人倦戀。幾時啊，流浪人得以乘春風歸去，幾時啊，祖國的春花，得開向這單調的炎荒！



## 「駱駝」的故事

杜若

一九四三年秋，我們的總部接到一批花旗祖家來的藥品和香煙，說是要供救治或犒賞弟兄們，我們M園裏也接到一包四枝裝的駱駝牌煙。

這個犒賞給予我們的鼓勵真是太大了，大家像是在黑夜裏發見萬丈的光芒。是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們正在忙着園事，H來了，用手招我們鑽進茅屋裏去，拿出薄薄的一包駱駝煙，老耕一聞這強烈的味兒，像是瘋了似的一把搶了過去，抽出一根望嘴裏插，也不燃上就跳起舞來。小L煙癮是很大的，自然也垂涎三尺，立刻攻其無備地把耕嘴裏一根拔過來一下就燃上了。眼兒睜成一條線，用力深深地吸往肚裏，簡直看不見從他鼻孔裏噴出來的煙絲。

耕給這突如其來的攻擊氣住了，「這還了得，如果我們五個人今兒都跟你一樣，那可非打不成了，這煙我們可以嗅，可以吻，抽可不成啊！」他的確是惱了。但傻氣的小L偏偏裝腔打趣起來，久違了，我親愛的「駱駝」！

耕的發惱，却把W和我的躍躍欲試的野心壓了下來，「但是這富貴是不能讓小L獨享的」，我提出抗議了，終於還是老H判定一人一口的輪流抽下去。

耕吸進一口，他笑了，其實他並不會辨別煙味。他把手裏捏得很緊的「駱



駝」看了又看，眼珠亮了，臉兒光了，「瞧，這是麥亞杜將軍簽的誓言，「I Shall return」這煙，應該就是他的先頭部隊！」

「是的，這煙將消除我們兩年餘來的煩悶，也將燃給我們前途的明光，總部裏已接到飛機接濟的糧食……」老H的話，給一陣步伐聲中止了，赶忙把煙藏起來。

餘下的三根煙，我們把兩根送給鄰園的同志，這種慷慨的分香割愛，我們誰都沒有反對。有時，小L故意把這根駝煙混入「土作香煙」包去，然後給外來的園丁聞了又聞，他們都會很詫異地說：「真難得，這土牌煙倒很有花旗味！」

我們把煙放在收音機底下，誰把聽筒掛在耳朵上，誰就有「嗅」的權利，當夜闌更深，睡魔纏身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把它拿到唇上吻吻，鼻孔也乘機吸進一口香氣，於是很奇怪地睡魔的魅力就消退了。這据我的經驗是因為除了濃烈的香味刺激神經感覺外，還有麥將軍的誓言，更給予我們以極大的振奮。

有一回，是空襲的時候，我們都藏在屋內的防空洞裏，一個菲工從洞裏爬出來，舒舒氣，這時，濃烈的煙香味給他聞到了！他馬上鑽回來輕輕地對我們說：「剛才我嗅到一陣很香的美國煙味；這幾天聽說飛機常常丟下朱古力糖和香煙一

類的東西，莫不是我們今天也有這「天送來的福份。」

「說不定呀，回頭我們一定要小心巡視一下，但也許是你想念美國煙想得太厲害的緣故吧。」W立即把話來岔開他的注意力。

爲了這包煙，我們多了許多興奮，也多了許多爭執，雖然大家對這僅存的一根，誰也不敢妄想去抽它，但誰也不願失去他的「吻」與「嗅」的權利，這個爭執爭得最厲害的是當機關要遷岷的時候，這時我跟小L和Y是被派出的。所以，自然主張這隻「駱駝」應該伴隨收音機，可是留守的耕和W却矢口反對，以爲「駱駝」牽去，多了一個危險的因素，這個漂亮的理由使我們屈服了，但他們的另一作用，却使我們不服氣。

光復後約一個月，我回M園去，那個方格洞裏，已充滿着鼠齧的紙屑。那隻「駱駝」來也只剩了半截，這時耕已他去了，是他抽去那半截呢？還是葬在老鼠的肚裏？我把剩餘的拿起來嗅了又嗅，已沒有當年濃烈的香氣了！

而今，爲人作嫁的我，手入手出的是一箱箱什麼「駱駝」啦，「企鵝」啦，「六起四」啦，但是我却再也聞不到像當年的那支「駱駝」那種香郁的味兒！

## 春歸燕

杜若

春歸燕，趁着南風從海角掠過大洋歸來。小溪山左，依然矗立着四株還是當年油綠的蒼松，幽徑像已多生幾株雜草，更鋪上一層綠苔。

畫欄在夕陽裏黯然，蜘蛛緊纏着牠那煩惱的容顏，舊巢在樑上留下一抹痕跡，舊侶却不知星散何方。

老主人捲起疏簾對着歸燕的翅影端詳。「燕兒，你終於又回來了，你忘不了舊巢，但舊巢已經破了。」

「我飛遍天南地北，穿過風狂雨暴，幾領芹泥便築得起我的棲巢，但我老忘不了這裏，老主人呵，這裏是我的舊家，有當年雛雛的溫柔。」

看歸燕又辛勤飛馳於樑間與田野了。牠決心熬過年年的寒冷，永不再離開那伶仃的老主人。

## 晚霞及其他

杜若

當潮退的時候

——送別黃蓮

當潮退的時候，天已大亮了，沙灘上我看見躺着舸艦的屍骸，天外的白雲在耀目的陽光裏，變幻如蒼狗。

有工整的樂隊，有嘹唳的鳴禽，忙着吹奏鼓舞昇平的狂歡曲。從地獄裏的天堂中爬出來的貴人們也忙着分拆那些時代祭牲的骸骨，在市中建築他們的蜃樓！這應該是另外的一個世界了，這世界是屬於另外的一個世界裏的人的！

於是，在一個風蕭蕭兮的早晨，我側耳聽着那難平的潮水嘯着譜給你的驪歌！——

『期待你歸來，迎接你歸來，當潮來的時候！』

殘 骸

——給B省的D

需要一杯淡水，來熄滅這簇心田的殘骸，別讓島國無常的颶風，刮起飛濺的火花！



晚風拉着芒果葉絮語，驚回當年M園茅盧竹窗前的一場無色的夢；記得是一個風雨的晨昏，你熬住跋涉沙漠的征駝似的一腔飢渴的心情，在古樹下堆起片片飄灑的芒葉，燒煮一杯汲自不波的古井裏的淡水，炊煙蒸着夢魂飄落在另一個夢境，於是M園也有了他夢裏的春天。

可不真的是造化小兒慣把「夢裏光陰短」來捉弄夢中人？客窗一覺黃梁夢，已經是幾多年代的隔離。心鍋裏的淡水早乾了，芒果葉的殘燄映着失神的目光，戰慄在晚風中……

需要重來一杯淡水，來澆熄這簇心田的殘燄，別讓島國無常的颶風，刮起飛濺的火花！

而茫茫的瀚海裏，你倦旅的征駝呀，將何處汲向不波的古井！

晚霞

——聽萍講的故事

是手工把絕妙的彩筆，在無色的雲羅上煊染一片晚霞。

晚霞愛聽人約黃昏後的私語，這一次，她在古城的邊沿聽到一段涉及它自己的身世的猜疑。

「或許是彎弓搭箭的安琪兒，第一次射中她的獵取物時濺留的血跡吧，她該



是愛的象徵，愛的結晶，在她不朽的畫面上啓示着人類：愛是野蠻的殘酷加上道義的犧牲。

「或許是果園裏的夏娃，第一次捧起亞當的櫻桃似的唇杯，嘗着香馥的美酒時，頰上油然泛起的一道紅暈吧！誰個影師攝下這神祕的一瞬，圖它在蔚藍的天幕上，讓世人歌頌愛的綺麗，愛的永恆！」

於是晚霞開始領悟到「給人啓示」，「讓人歌頌……」的可怕，在光明的盡途與黑夜的門外低徊低徊，靜聽詩人悄吟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一九四六，深秋，無月之夜。

## 慈善家·窮人·強盜

芥子

窮人與慈善家相遇於十字街頭，窮人拱手向慈善家哀告着：

「先生，請汝可憐我吧！我已經三天沒進過飯了，家裏還有八十歲的老娘，幾個孩子……」

「唉！真可憐！」慈善家永遠是悲天憫人的，他傷感地撫着窮人的肩頭。

「那麼，請先生大發慈心吧，施捨幾塊錢救救命」，窮人進一步的要求了。

「唔，救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可是幾塊錢怎可救命呢？汝還是自己想法子吧。」

「先生，我，我實在是沒辦法呀」，窮人終於哭了。

「沒辦法中要想辦法，這才是個奮鬥的人生」，慈善家的話永遠是對的，他往往用話代替錢救濟窮人。

「可是我已經餓得快要死了，奮鬥是等一會的事，現在我需要汝救命」。

「天下快要餓死的人太多了，我的慈善是有條件的，是看場合的，比方說今天汝與我在這裏相遇，四周沒半個鬼，誰知道我在行善，行善是要萬衆週知的，你還是請便吧！」

「先生，你可憐可憐點吧！……我……」窮人猶不願意離開他。

「滾吧，我沒工夫同你講話，時間是無價之寶，回頭你担当不起賠償，」慈善家憤然地闊步走開了。

窮人只好雙手按着肚皮，垂頭喪氣地繼續走他的路。

慈善家獨自一個人越走越近一片樹林，這已經是郊外，人跡更稀，忽地一個黑漢從近旁一株大樹後面跳出來。

「朋友，買路錢！」強盜手執鋼刀，兇狠狠地嚷着。

「好漢，我沒有錢，我沒有錢，」慈善家學著剛才那個窮人的哀求口吻。

「你沒錢？騙人，你是富人！」強盜舉起那把鋼刀在他的面上一幌。

「我，我是慈善家，我的錢統統施捨完了，汝知道窮人們是可憐的！」

「騙鬼，幾曾看到汝分一文錢給人家，沒錢，沒錢汝手中拿的是什麼？」強盜暴跳如雷地叫罵着。

「這，這一袋錢是要拿去救濟難民的，佛說慈悲為懷，我們人類都要有惻隱之心，才不致受輪迴之苦。」

「說仁慈嗎？汝說汝頂仁慈；說救濟嗎？我是最須要救濟的，那麼，請汝現

在救濟我吧！」

強盜也學起風雅了。

「奸漢，不可以呀，那邊的窮人們都是奄奄待斃呀！汝，汝等待明天，明天我加倍地送給汝」，慈善家忘記現在對手的是強盜，他玩起騙術。

「明天？也好，可是汝這個人太慈悲了，我應該幫汝一點忙，汝把錢交給我，我代汝分賑，正好像救濟會把錢交托汝。」

「那不成，我不能放棄責任。」

「他媽的，這傢伙不識抬舉，汝敢再說一聲，我立刻要汝的狗命。」終於那一袋錢，和慈善家身上的全套衣服都在強盜的手中了：強盜吹着口哨揚長而去。

第二天慈善家，窮人再相過於途，窮人手中拿着一條油條，在口裏嚼着。

「朋友，現在我同汝一樣窮了，我全部的錢昨天統統給強盜搶去了。」

「活該！汝的錢本來就是留待強盜的。」

「汝難道連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嗎？我現在窮得要命了！」

「你餓不？我分一半給你，」窮人指着手中的油條，不耐煩的說着。

「謝謝，你老哥真正慈悲為懷」，慈善家急忙拿着油條向口中送。他們說話



間，昨天那個強盜來了，他現在闖了，身上穿着色絲絹，手中拿着司得克，大搖大擺地在路上走動，慈善家急指引他給窮人。

「那傢伙就是昨天搶我的強盜」。

「原來如此，他現在好大的氣派，你真是太慷慨了，慷慨得把錢都給他。」  
這時候強盜已行近，窮人急趨前，從腰間拔出一把利刀，向前掀著強盜的衣領。

「朋友，現在輪到我搶你了，識相點，把錢給我！」

「我沒有錢呀，錢是留在家裏。」

「到底你較聰明，你在路上搶人家的錢，自然不願意自己的錢也在路上給人家搶去；可是這身上的衣服，手上的金錶，戒指等是我的了。」

「那我只好送給你吧！」強盜因為是有錢的階級，所以怕「死」而半點兒也不敢反抗。

半小時後，窮人得意揚揚。強盜垂頭喪氣地各自走開，剩下了慈善家一個人莫明其妙而呆送著他們的背影。

「昨天我是戲中的主角，今天主角換了別人！這世界原本就這樣的循環吧?!」  
他喃喃地自語後，也只好走了。



## 杜威路之夜

芥子

本來，

我們不是一道來乘涼嗎？我們幾個人共看着閃閃的燈光搖炫在水波上，平靜的潮水輕撫着岸邊的岩石；石縫間還有成羣的小蟹們在細語。

遠處戰艦上正放射着幾道探照燈，照耀得天上的星兒們都霎眼睛，這時候的月亮早已躲進雲端了。

是你，K，問一聲：「P，你在想什麼？」

P回道：「我在想念那遠在祖國的人兒，今夜可也同我一樣地懷想？」  
我知道P的心是搖曳如腳下的波光，我又何苦再惹他的愁思呢？只好催着H

和Y歌唱。

S，你是有家的人，你那夜竟特地跟我們這些勞人來海邊喝海風。

今夜，

依舊是星光燦爛的夜晚，

遊人散了，我們却特地跑到這險些兒忘掉的海邊，依舊是閃爍的燈光浮現在搖曳不定的水波上，依舊是多情的潮水細撫着快禿頂了的岩石，依舊有成羣的

小蟹石縫間乘涼偶語，……

別唱吧！H，你爲什麼揀這個曲兒唱呢！那不是前次來遊的途中，S與Y爭論的曲子嗎？S，她功課忙，沒福份來喝海風，可憐的還是歸去的P，燕子磯前誰和他共看明月吟詩篇呢？

你，Y，何事唱一聲：「我願意作那墳墓裏的人，埋掉世上的浮名」。

對了，古來多被虛名累，我們願那些無端得來的浮名，跟着水中的魚兒，躡進海的深處，那才不會變却赤子的心。

本來，

我們不是一道來乘涼嗎？今夜少了一個P，缺了一個S，S，她這時候，那能知道天空小了幾顆星，潮音也變了聲？！

## 取火的孩子

芥子

當我劃一根火柴的時候，屋子裏沒有一個人，這剎那的亮光竟只有我獨個兒消受。

隔壁人家的孩子，大概正同樣劃一根火柴吧？我聽見他媽厲聲罵他玩火。可憐的孩子，你喜歡光，你喜歡熱，然而你挨罵了！

孩子，你也許是不慣寂寞沖淡吧？可是光亮的時候，眼前又何嘗如你想像的那麼清明呢？

我不敢賣弄玄虛來爲你解解這真理，那會在你無邪的心靈上，抹上暗灰的彩色，下一次，你要劃火就到我這邊來吧！

靜

芥子

頭上一片黑墨墨的天幕，偶爾有一粒流星從上面飛過，它疾馳的身段，一會兒就不知道遺落在何方。

我常常喜歡獨自沉思；沉思，自然愛揀一個四野無聲的夜晚，像這一類的黯夜；然而黯夜裏又常常會引起一些苦痛的回憶和落寞的空虛。

我悄悄的祈禱了，祝福那些淒涼的故事早點兒結束，祝福那些傳奇般的人物不要像流星輕忽兒就遺落。……

## 晨 曦

芥 子

晨曦初昇的時候，我們相識，我剛踏出一個夢，你又引我跑入另一個夢境。朝暾中我沿着古老的城牆，在落花片片的泥濘小徑上跋涉，追蹤。終於，終於在城垣的一角，江的盡頭，你我相逢。於是在晨曦的光輝中，一片希望連着一個夢——一個縹渺的晨夢。

人與人是不能永遠在一起的，時候來的時候，人與人應該分手。你說：「永遠在一起的不是身體而是友誼，而是維繫友誼的兩顆心。」於是我們分手了——晚霞的時候我送你上歸舟。

我可沒有學那多情的人兒，夜夜徘徊江邊，邀天上的星兒倍同追尋逝去的浮萍，然而我讓我的那顆純真的心任憑人們的譏評——也吧，就讓神明來說明夢裏是應有繾綣的懷望，或是應該粉碎那份癡念的心。

你是應該走的，你也是不應該走的，然而你終於走了。你走了我沒曾獨自做夢，但，爲什麼你不另外做夢呢？……

幾度月缺，幾度月圓，你又快要回來了，我可不可以再在晨曦初昇的時候，浴着閃閃的波光，迎接你歸來？



昨夜我聽見冬在屋簷下哭泣，清晨我拿了一方手帕要替她揩淨淚痕，春已經代替了她的位置了。

椰樹下幾個玩耍的小孩子，小河旁一個穿紅衣臨風遠眺的女郎，在她們的臉上，我知道春確已來到。

春，你老是飄然回來，又飄然離去，這一次可能例外爲我留住？

萬一又在興奮中被你溜走，那我也不悲傷，因爲你已經爲我燃起生命之火了，這火我想將會燎原的。

冬天去了，換了春來；轉眼春又要去了，可是這裏依舊有花開，這裏依舊會有春來。

## 小品三章

芥子

### 九月的海風

突然又陷入孤獨裏了！

想來一切都是無端的。無端的聚首，無端的別離。這一切的夢絮，像四月天草原上的煙霧，一陣風兒吹過就歸於無形。

我中了撒旦狡猾的圈套，平空把自己弄到不安的境地。爲了愛與憎，爲了生活的享受與幻想的空虛，我差點兒把年青的熱力慷慨地揮散在椰園的草叢裏。

十六歲的秋天的風括着她的秀髮，秋風就夾着處女特有的芬馨，悄悄地我伸開兩隻手臂，讓窒息的胸膛又一次吸進多餘的氣息。

九月的海風是冷峭的，誰禁得住人間無謂的譏諷？半夜裏當林葉稍稍地與夜風私語，那憎恨的日子終於隨着語音來臨。

我淡漠地撒下九月的海風，正如她來時我淡漠地迎進。

### 無字的碑

大路上一塊訖立的石碑，均勻平滑的一塊石碑，沒有分文隻字的浮雕，又沒有半絲歷史的痕跡。不知道什麼年什麼月人們把它放在那裏，不知道什麼年什麼

月人們開始發現它站在那裏……

算是那個給倭狗殺害的戰友遺屍的所在罷？又誰特地冒着危險在血漬的地方樹這多餘的標幟；算是象徵一個時代轉入另一個時代的里程碑罷？時間的魔鬼對於時代的分野又始終是諷刺。

就因為風雨後烈士般紅的鮮血給歲月帶走了，就因為時間對於善良的人們裝着惡諷的譏笑；所以我幾次像朝山的香客，跋涉長途到碑前撫摸喟歎。

它是一塊無字的碑。

笑 容

有什麼話還要說呢？你心上的苦惱不是擠得緊了。

藝術生命的點綴，據說是要紅燭的光和淚滴，沒有它長夜僅有黑漆的斗蓬一直披到天明。

誰是賜予紅燭的巫者呢？爲什麼惡作劇地把燃燒的那一頭向你手中送……手兒是灼傷了，苦惱的臉上感着雙眉沒有透出一句話，也沒有一絲笑容。不許說話，只許笑容。

## 夢外二章

芥子

我常常做夢。

在一個夢裏，我抓到永恆。那是我聽見有人說了一句話，用一種奇妙的聲調說出來的話，因此感動了夢中的我。

夢，本來就是一個夢，醒來的時候，窗外有一個皎潔的孤月。呵，原來是一個挺好的月夜；靜悄悄地，月光瀉在窗檻上好像有輕微的聲音。

我細味着夢中聽來的那句話，夢奇的話語正如那奇妙的聲調，可是我又奇妙地入夢了。

### 空虛

我開始尋覓空虛的泉源，靜靜的思索也許會找到空虛的來由。

是不是青春的火焰在長夜裏燃燒殆盡了？那麽將不會再有復燃的一天？不是走遍了崎嶇的長途後，又臨到泥濘的穴窪，而感到人生儘是陰暗面？

經年在空虛的邊緣上爬動，也曾希望會在空虛的心田上種植自己希望的花菓，讓那快龜裂了的土壤也有綠陰的一天，然而什麼時候才有熱風和陽光呢？該不是在這多雨的秋天！

我一再尋覓空虛的泉源，朋友，你信青春的火焰不會熄滅？

徘徊

說是世外桃源的南國；我徘徊流浪九年了。

像是一個背負靈像的行者，脚下的路永無盡頭，然而這說不上旅行。

走過了多少阡陌禾田，流盼過多少花圃林園，我看過多少美麗的東西嗎？也

許看過的，那是徘徊中偶爾停步的時候。

是誰說過？徘徊的脚步永載着徘徊的心情，年輕的心靈，就不信這句話；我知道想起了明天的生之戰鬥，我會結束徘徊的脚步。



## 浮萍

英子

是誰無端把一塊小石子，拋進靜寂的湖水裏，平空在這平靜的面龐上，劃了無數的皺痕……剎那間，周圍的一切，起了急轉的變幻。

沒有伸入湖底的根莖，我不能抵擋突來的波浪，何況我又有一顆好奇的心；時刻憧憬着傳奇冒險的生涯；就這樣不經意地，隨着微波的起伏我捐離了家……不知道在什麼時候，靜靜的湖水又恢復了娟秀的平面，但這時候的我已流浪在另一個角落，遠離了姊妹的友愛，遠離了兒時的世界；當前的景物，儘是生疏，冷落，恐怖……

也會祈望那無心的人，再拋下一塊有意的小石在水中，讓那激起的浪花把我沖回到舊的環境中，這一次我也許會抓住永恆；但，我又深恐這次有意的波浪，會把我無根的生命捲入更深的漩渦中。

人說：「人生的聚散常如萍水的離合匆匆」我說：「環境的變幻，又何怪人情的無常？」……

## 鄉思

英子

是個初秋的黄昏，飄動在頭頂的白雲，剛從故鄉的太空，遨遊歸來，我連忙地問聲：「雲姊姊！你可曾爲我帶來家山的鴻音？」她行色匆匆地回答：「田荒園蕪乏人治，桑榆桃李葉稀，寥落田舍炊烟渺，浪跡園主還不歸！」

是個暮春的晚涼天，盤旋高翔的燕子，纔從故宅的簷前，惆悵飛來，我急切地問聲：「燕妹妹。你可曾爲我傳來天倫之憂樂？」她聲色悽然地應道：「萱親委骨荒塚中！妝台花容抵朔風！勞瘁換得稚子飽！盼君早日趁歸蓬！」

## 還鄉記

英子

這一次，可真的「踏着落葉望着歸家的路上回來」了，祖國九月的天氣，還是那樣溫暖，豔陽晒得遠途跋涉的人快要發昏，一望無際的黃金色的稻田，又叫人愈感路途的遙遠。然而，想起久年闊別的溫馨的家，想起了年邁的雙親已在倚閭佇望，我不覺加緊了步伐。——家終於在望了。

遠遠地，我恍然看見幾個熟悉的影子在人堆中等待着，啊！他們都是我渴望中的人。我於是伸開顫抖着的雙手，拚命地往前跑，跑，終於跑到他們的懷中了！

待我把遮蔽眼簾的熱淚揩去後，我發覺自己攜的只有姐姐冰冷的手，四周的人沒有含一絲笑容來迎接我，我再抬頭看大門口懸帶着的素白的布條，像明朗的太空，突被一片烏雲遮蔽，剎那，雷電交擊，我周身起了痙攣……理智告訴我，此行不是「榮旋」，而是奔喪來的！

姐姐默默地帶着我走入家門轉入下房，剛捲起竹簾，憔悴的母親已先把我抱在懷中了，她用啞沙的而尚溫柔的聲音告訴我父親在廳上，我頹喪地隨着她走過天井到廳上，在那素幔幃的後面，安置着一口紅色的棺木，他們告訴我父親是躺

在裏面了……

我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姐姐的信裏，不是分明說父親已漸漸痊癒了嗎？父親不是還來信叫我回去看看他嗎？爲什麼他會在棺材裏？爲什麼他不等我回來呢？

我哭倒在父親的身邊，我拚命地捶着那隔開父親和我的紅木，我細細地摸索着它，想找出一絲縫隙，我竭聲地告訴父親我已回來，然而！可恨的人們已把他封蓋得那樣緊密，任憑我怎樣哭斷肝腸，總再也見不到父親的慈容了！

父親呵！想不到五年前細雨濛濛的江干，竟是我們最後相晤的地方，臨別時的悲慟，誰知竟是我們永訣的凶兆，您告訴我那不過是暫時的分離，不要太過傷悲，誰知道，戰爭的惡魔會造成我們五年的睽違，而使您因勞瘁過度而致疾呢？江干送別的悲慘的一幕，如今還歷歷在目，它還不時使我留下傷感之淚。而今，病魔又奪去了您，使我們連一晤的緣分也沒有，怎不教我悲傷呢？

看到他臨終數月前與家人同攝的照片，我幾乎不敢置信他是自己的父親！聯想到童年時，每逢熱天的晚上，我總爲他扇風時，喜歡在他肥胖的背上搔癢，他不但不惹氣，反而呵呵大笑的情趣，令人悵恨感慨！

罪惡的病魔，汝不該奪去了他，而造成我們家庭的不幸，他是個嘗盡千辛萬



苦才造成今日的家的人。汝不應該連他享享幾年清福的權利也給剝奪去，汝更不應該使天涯的遊子，永懷着無可彌償的遺恨！

每月清早，當母親爲他端好茶水，哀呼父親的靈魂回來用茶後，我總在廳邊那張掛着父親的衣褲，鞋襪，帽子等物件的椅子邊坐下來，爲他輕輕地撲去衣服上的金紙灰，把衣袖好好地放在靠手上，我撫摸着冰硬的靠手，就好像撫摸着他瘦長的手臂一樣。我不時遠遠地，出神地看着那張椅子，希望在朦朧中看見了別離五年了的父親！

雖然父親與我們已是兩個世界裏的人了，可是爲了等待外地子孫的回來成禮，他總算還在廳中陪伴我們過了好多天，在那幾日中，雖然家庭中籠罩着陰霾的氣氛，可是屋子裏還熱烘烘地充滿着一大堆人，上上下下地忙碌着。

歸家後的第七天，父親在一個隆重的儀式中被棄在郊外後，家中更形淒涼起來。母親的悲哀也從此與日俱增，往日，父親的靈柩還在家中時，她倒還可以隨時在靈前痛哭一番，如今，除了偷偷地走了七八里路到墓地裏哀號外，就在家中靜寂的地方，掩面嗚咽，直到多少人陪着她流眼淚，苦苦地勸解，才肯稍爲罷休！可憐的母親！命運鑄定了父親死別，又造成了兒孫們的生離，怎不教她悲痛逾恆呢？



我們終於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中，辭別了母親，再重新踏上征程後。故鄉可愛的山水田園，一程程地從身邊掠過去，沒有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唯有那傷感的眼淚和生來最悲慘的生離的一幕，至今還沒有片刻離開眼簾！

數年來，日夜所祈禱的唯一的願望，就是希望天日重光後，能夠無恙地回家，重享天倫的樂趣，如今，烽烟已熄，交通也已恢復，我也得無恙地生存着，平安地回到了家，只是，「家」已減少了昔日的溫存，「家」已遺失了最大的幸福的因素！一個月的「家」的生活，就只用「淚」字來形容它！

# 你

莎 士

這一些日子，你不是常常神往着五台的幽雅，普陀的寧靜嗎？我感到你思想轉變得太快了！

我知道你自幼是一個癡情的女孩子，雖然在人們的跟前，你卻會裝出一副淡漠的神態。我也知道你有一顆憂鬱的心情，雖然在伙伴們的羣中，你也曾讓茫然的笑容掩蔽着你內心的空虛。我更知道你對於春風不會有多大的動情，可是當它吹了翩翩的燕子歸來，你却又會感到心靈片刻的慰藉。你，你就永遠是這樣一個令人難於猜測的女孩子，你從來不肯確切地思慮着你以後的歲月！

和暖的夏天過去了，隨着淒涼的秋而來的，又是蕭索的冬天，雖然你不會不知道，緊隨着冬天的將會又是春，可是你卻已迫不及待了，你爲了憧憬着的五台山與普陀山的遠不可及，而終於自己走入了這異域中一段永沒有出路的幽宮裏！

你說你這樣做純粹是爲了你心靈的安息，爲了你死後的靈魂有所傍依，可是我卻懷疑，抱着一顆爲你惋惜的心懷疑，在那種永不見天日的漫長孤寂的修女生涯中，你當真就會找到你冀望得到的心靈的安息？

## 歸舟

莎士

悄悄的流水，送着披上了月光的扁舟緩駛於隱河的中流。

兩岸的樹木枝葉扶疏，岸邊的草影搖曳不定，四周除了微風的輕拂外，只有船上的人從心底發出來的歸去來辭與水聲應和着。這時候，所表現的情景，是一首詩，一幅畫！……

船兒漸漸地行近下游，月光也跟着漸漸地淡了，正似船上歸客們淡了他追逐名利的心情！

## 月光曲

J. HOLT 作  
施秀英譯

他的第一封來信，終於在今天收到了！

「親愛的……」

「……已經是夜了，而我還是繼續地在惡劣的天氣中飛行着。我疲倦，我的神經起伏，沖擊着。閃爍的電光跟那隆隆的雷聲，不斷地打到我的駕駛座位頂上來。就在這中間，我完全沉醉在我們寶貴的別前剎那的回憶中！——僅僅是幾週前的剎那。機中充滿着回憶與祈望，在跟風雨鬥爭着。

驀地，暴風雨停止了。空中浮現出巨浪般的層雲，映射着我有生第一次看到的美麗的明月，銀般的月——銀般的雲——銀輝撒滿我的底下那無垠的汪洋！慢慢地！我開始聽到一種音樂。

「讓我來解釋吧！

「咆哮的機聲，包括各種音節與強度，在這音調中，任何人可以用他理想的指尖，去按出他所喜悅的心聲，於是我的幻象的樂隊，就在這條件下開始演奏起來。起初是那麼柔和，漸漸地增進情熱，這是一支幽美真淳的樂曲，像月光那廢和諧地飄旋在我的周遭，這支曲是和平的，熟悉的，像是在回憶，又像是在期



望……當我記起它時，你的面龐立即浮現在白雲裏，因為它正是你所嗜愛的『月光曲。』」

我一字不鬆地把信讀過，僅是一遍，便把它摺存，貼放在我的胸前，整天整夜地，我撫摸它，體會它，但並不重讀它。

今天晚上，我穿上他最欣賞的一套衣服，斜倚窗前的鋼琴，俯視着我可以看見眼底一片汪洋似的城市。抬舉頭來，我同樣地可以看到一個銀色的天幕佈滿着銀星，我凝視着，讓回憶與祈望融合着，音樂來臨了，是那麼清晰，真實，是幻想的，然而又是親切的——「月光曲」。

難道我們就分隔得這麼遠嗎？親愛的，如果你在怒吼着的四個馬達機中能朝外望，看那疏星，聽那月光……我呢，我能飄升在這呆板喧嚷的鬧市上空，看那同樣的疏星，聽那大自然的天籟……親愛的，難道我們就分隔得這麼遠嗎？



## 送別

美蓮

「喬，你可記得——」

「那蕭颯的秋天，六個月前的一個早晨，冷風送着我們，慢慢的離開城市，向飛機場前進，在郊野的路上，兩旁看不見長滿稻麥的田地，找不到從水田裏露出來的青秧，只是一片赤地，乾燥泥土的判然裂開，正是我們要離別的象徵。你笑嘻嘻的唱着進行曲，你想到前線的傷兵，忘記了可怕的戰爭，你活潑地順著大路直進。」

「我看你，雪白的衣裳，漆黑的頭髮，強壯的，可愛的背影，從汽車上走下去，參進那羣站着候機出發的救護隊。你的衣服在白中顯白，你的臉兒在光中發光，你的樣樣都超過她們。爲着戰場上的傷兵，你潔白的衣裳將染成丹紅，爲着救護難民，汝的花容玉貌將輾轉在風塵中。你只顧到同胞們的幸福，而忘掉了自己的一切。」

「送別的歌聲，終於响了起來，它的音波，送着你們慢慢的離地上升，慢慢地離我而去。」

「意料之外，竟在這夏天的一個上午，我得到你要回來的消息，真使我覺得奇怪。離別到現在，不過半年的時光，而今你就要回來了。是前線沒有工作呢？還是爲着要來看我？啊！那次的別離，像是僅在昨天似地，那機場揮手的情景，還像一幅圖畫印深在我的腦海裏呢！」

「飛機停的時候，我以爲你一定第一個跳出來，而伸長雙手抱我在你的胸前。可是，你不但不是第一個，反而落在最後。你不但抱我，反而不理我……哦，你走的時候，敏捷的雙腿，輕快地，活潑地跳上飛機去，但是……你回來……沉重地，遲慢地，躲在棺中給人家抬……呵！你以往的熱情，使我的眼淚與炎烈陽下的汗水並流。你今日的光輝，卻永與中午的陽光齊射。」

「不知不覺中，我脫出了迎接的境地，又進入送別的空間中——送別——如今不是悠揚的歌聲在送你，而是悲壯的音樂隨着你，又一次我再悵然地你送……喬！我送你往那裏去呢？送你到那裏去呢！」

## 第七號崗位

瓦

「到第七號崗位去！」是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剛吃過晚飯，C這麼的喊了一聲。

「甚麼？到那兒去？那來的第七號崗位？」Y從帳幕裏攢了出來，一連串地問着。

「你真的不知道？」C連笑地反問。

「不知道。」Y這傢伙真是少年老成，他一天到晚得盡他的責任，很少管到其餘的事情。他所知道的是華僑抗日義勇軍前線部隊配合美軍第四十三師克復了「依保」水池之後，全營的同志奉令從原有的防地集合，同美軍一起來到甲萬那端市郊一帶；除了第一連第二排駐紮在距市鎮約十五里的師立訓練學校，第三排防守着距市鎮二里外的軍需庫，其餘的同志都同他一樣地在這個教導營中，一面給幾個月來馳騁於戰場的身體一個養息的機會，一面利用這時間再受各種軍事訓練，預備將來有一天會踏上祖國的戰場，或者會同盟軍打到東京去。現在教導營的營地離市鎮約七里，緊靠着美軍的師部，一共設有六個崗位，日夜由同志們輪流守衛着。C所說的第七號崗位，他真的有點莫明其妙。

「是不是新派定的？」他禁不住又問了一句。

「讓我來告訴你吧！第七號崗位並沒有規定守衛的時間，也沒有派定服務人員。這一個崗位是在甲萬那端市內一間中國人經營的雜貨店，隨便由同志們自動担任守衛。」

「那是爲甚麼？怕盜賊嗎？」

「傻子！誰要你真的去守衛，第七西崗位不過是一個說笑的名詞罷了。實在的情形是這樣的：做了一天功課的同志們，如果逢到我們的車子換了崗位回來有空閒的時間，就要到市內去走一趟，有的想買點零星東西，有的拿換下來的髒衣服給洗衣舖洗去；來來去去需要有一個集合的地點，所以選定了那個地方作停車站，順便看一看雜貨店裏的「一位姑娘。」

「一位姑娘？」

「是的。有了一位姑娘自然會有許多義務護衛的人，學校那邊的，排長還兼任着衛隊長，時常得到她的糖菓和日用品一類的獎品呢！聽說前天我們領到香橙和蘋菓的時候，有一位好事的同志竟把他們的份額充做S排長的禮物送給那位姑娘。還有，我們的美國車夫，只要你用英語告訴他一聲第七號崗位，他就會知道目的地在那兒。」



「真是真的，可是C所說的不夠理由。」L在一旁聽了好久，覺得有參加發言的必要，帶着演講的口吻說：「你們別以為到那邊去只是爲着要買東西，洗衣服，或者是要看女人這一些簡單的原因。你們要知道，我們都是捨離了家庭的人，幾個月來我們從南線打到北線，所經過的地方如果不是荒山曠野，便是一些零散的村落，見到的不是敵人便是菲律賓人。現在我們有機會到了甲萬那端市，走進中國人住的屋子好像是回到我們的家，看見中國人也好像是逢到我們的親人一樣；而他們殷勤的招待更會給我們一種說不出的安慰。所以我們一旦有了空閒的時間，不管身體怎麼樣的疲倦，也要跑到那個地方去一趟。」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第七號崗位，可是還有第八號，第九號，第……數不盡的崗位在祖國，正等着我們去守衛啊！」

「哦！」Y點了點頭，只說出一個字。

從此又多了一位到第七號崗位去的同志！



第三輯

戲劇，小說



# 月夜

芥子

時間 月夜

地點 荒山

人物 老者 過客

佈景 一座茅屋孤立在小崗上，四周的風景很是秀麗，門口靠近松樹的地

方，有一隻竹椅。

開幕時 老者靠在竹椅上，仰視着天上的皓月，過客衣服破碎，形容枯槁，

從右邊的小路步上崗來。

過客 老伯伯，請問這裏有水源嗎？

老者 （已經把心境融和在書境裏，沒覺出過客之來臨）。

過客 老伯伯，請你給一點水喝，我已經三天沒飲過一點水了。

老者 （回首）唔。

過客 請原諒我這個不速之客吧，因為同是人類的關係，我請求你給點水喝。

老者 可以，可以，（看見過客腳趾上的血，不覺聯之）呀！你腳上有血，快到

裏邊坐吧。

過客（跟入門內，看到屋內雅潔的陳設，頗躊躇，老伯伯，我還是在門外站站比較好吧。

老者（微笑）也好，我已經多年離開人間的客氣了。

過客（環顧四圍的景緻，喜躍於色，老者亦持水至，客急喝水），水，你是活命的泉源，沒有你，人類不能生存；有了你，人類又增多了多少糾紛！

老者 青年人，你太傷感了。

過客 是的，傷感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的靈魂。

老者 你好像是一個流浪者吧？你家裏有什麼人沒有？

過客 在記憶中我有一個家，一個溫馨的家；在那裏有快樂，可是也有悲哀，就是因爲有悲哀，我才開始流浪！

老者（同情）可憐的年青人，你爲什麼要流浪呢？人生的一切何必深究？唉！你離家幾年了？

過客 十年了！當我誦完了人間一切歌頌的詩篇後，我開始另找啓導智識的泉源，然而任憑我讀盡往聖的哲學，宗教的經典，我依舊不能夠得到「人生之謎」的答案，於是我決意離家找尋，我決意流浪天涯。

老者 是不是你的家庭環境惡劣？你的親屬多方壓迫？

過客 不，不，事實上是因家庭環境太好，所以我決定離開，像是一隻養尊處優的小鳥，過倦了竹籠裏的歲月，決意要飛到籠外的世界。

老者 （如有所觸）……

過客 假使這不是夢境的話，這應該是十年來我第一次受到人類的恩惠，老伯伯，你太仁慈了，仁慈在我們流浪者心目中是世界上最希罕的東西呀！

老者 對於一切人生的不幸者我都同情，只可惜我已經是一個過了八年的隱士生活的人，我不能多做點幫人家的事情。

過客 老伯伯，你爲什麼一個人獨自居留在這荒山裏？假使你不嫌嚙嚙的話，我希望知道點關於你的事情。

老者 哈哈！以爲我孤獨嗎？我自然以爲是人世上最快樂最有朋友的人，我無須憂慮於衣食，我有一個出嫁了的女兒住在這山之後，她供給我的衣食；我有衆多的知友、這山，這樹，這花草，這星月……這裏的一切都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活在詩境，生活在如夢的詩境。

過客 你有沒有兒子？

老者 有的，可是現在不在這裏，我之所以住在這裏，就是要等待他回來，不然



的話，任何的高山大海都會是我的去處。

過客 老伯伯，你的兒子大概是出門經商吧？或是出國留學呢？

老者 不，他也是同你一樣的在外流浪，（客心爲一動）十年前的一個月夜，也是像今晚這樣的月夜，當我在整理詩稿的時候，我發現了他的一張留別的字條，從那個時候他就沒有回來。

過客 那不是同我一樣嗎？十年前的一個月夜，當我把一張留別的字條放進我父親的書叢裏，我就開始了流浪。

老客 太巧合了，我的孩子要是回來，也有你這麼高，也有差不多同你一樣的年紀了。

過客 我記不清到過多少國家，我記不清走過多少里路，我到過的地方，我從不再回去，只有這一次我忽然想回家，可是我竟迷失了路！

老者 你打算回家，噢，你家裏的人不知道要怎樣歡喜呢。

過客 然而我不打算永留在家裏，我仍舊要流浪，（稍停）要是我不記錯的話，我的家應該是在這附近，然而這裏都是一片荒涼。

老者 這裏從前也有十幾個村落，自從八年前一次兵災後，所有村民都死光了，只有小數的村民移住他方，而我也在廢墟中重建茅屋的。

過客 那麼我這一次回家不是徒勞嗎？

老者 你告訴我村莊的名字，告訴我你的名字，我也許會知道的。

過客 對不住，我已經很久沒有名字，我已經決意不告訴任何人我來自何處。

（仰頭看空中的皓月已西斜）唔，我應該走了，老伯伯，我打擾你了，我感謝你同我談了這麼多的話，（說完拿起包袱要走）。

老者 慢着，我已經被你觸引起思兒之心了，假使人世不是有自私的話，我或許會要求你住在這裏，是的，你不應再流浪！

過客 謝謝你的好意，在這樣皎潔的月夜，在這樣如夢的詩境，有你這樣超凡的隱者……呀！這是我十年來第一次看到這個世界的美麗。

老者 請你等一回兒吧，我要拿一本詩稿和一張我兒子的照片寄托你，也許你會在旅途上碰到他的。你知道這個世界是這麼容易變遷，誰都不敢猜想明天會怎樣變幻，我担心我的兒子回來的時候，會有像你一樣的命運，找不到家，看不到自己的親人！（說完入內）。

過客 （自語）也許會的，可是這個世界是這麼大。

老者 （一手拿書及像片，一手拿錢）這一些錢你拿去用吧，我已經八年沒有覺得金錢的用途。不用客氣呀，世界上的一切，並不是固定屬於任何人的。

過客（伸手接照片，不覺掩臉大哭）。

老者 可憐的孩子，是不是你曾經認識他？而現在他又已經不測了？

過客 不，他還在人間。

老者 那麼，你再一次遇到他的時候，千萬給我叫他回來啊！

過客 他已經回家一次了。

老者 沒有的事，他從沒會回家過！

過客 是的，他回來了。

老者 什麼日子？

過客 現在！（說完回頭大步走下）。

老者（如夢初醒），你，勇兒……回來吧。

過客（回首）爸，我已經回來過了。

老者（急追）。

——幕急下——

# 酒的故事

芥子

——三幕劇

## 第一幕

時間 某一個時代

地點 某一間酒店

人物 酒客（年青）

侍者（年青）

客 Boy，再拿一瓶啤酒來。

侍（持酒近）先生，今夜喝得痛快吧？

客 也許是的，我一共喝幾瓶了？

侍 一共十二瓶了。

客 那麼適可而止了吧！（喃喃自語）飲吧，誰知道明天的命運是成功？或是沉

淪？

侍 是的，一個人獨自喝了十二瓶的酒，這數量實在夠驚人了。

客 哈！哈！你走開吧！

——幕下——



第二幕

時間 較前一幕後若干年

地點 仍舊是那一間酒店

人物 酒客  
其妻  
侍者

侍者 先生，你很久沒來了。

客 唔！在我的思維中好像不很久呢。

侍者 先生，從前你老是獨個兒來這裏，今天你多了一位女伴了。

客 是的，我多了一個人，但失去了很多人。

侍者（不明白）先生，你同我開玩笑了，你失去了什麼人呢？

客 告訴你，我得了一個人的愛，但失去了很多人的愛——友誼和信仰。

侍者（惘然）……

妻 不要嘈囉吧，今天不許你喝了，走吧！

——幕下——



第三幕

時間 再若干年後

地點 仍舊是那間酒店

人物 酒客

其子二人

侍者

侍 先生，一向可好。

客 馬馬虎虎！

侍 這二個哥兒是汝的公子吧？恭喜。

客 是的。

侍 那麼這一次汝又多了二個人了。

客 可是，我失去了一個人。

侍 （奇異）汝是說汝本來有三個孩子？

客 不，

侍 那麼是汝的太太有事留在家裏？

客 不，她去了，她跟人家去了！

侍 (識趣) 先生，我拿瓶九十八度的威士忌來吧！

客 哈，哈，汝太聰明了。

——幕下——

# 似夢非夢

——椰園同夢之一

芥子

敬愛的K：

在革命的領域內既然不容你我的愛存在，那麼讓我殘酷地斬斷這無味的情絲吧。爲了我，也是爲了你，我已決意投進B的懷抱裏，決意參加XXXXX了。

忘却我吧，像忘却過眼的烟雲一樣，雖說你的生命史中有滲進一部份的我。  
記住，不要單爲了我而憂傷。

曾經愛你的芸上 月 日

在勝利的曙光微透的時候，我終於接到芸的絕交的信了，已往的歲月真像一場夢。

芸，她嬌小玲瓏，活潑大方，有一對迷人的眼睛，什麼人碰到都會愛上她。就因爲這一對迷人的眼睛，使我拜倒在愛神的腳下，也使我在青年羣中驕傲了許多時候。

芸，她在家庭中是父母的寵兒，在大學裏是同學崇拜的偶像，假如說圍在她身旁的人們是一羣忠心的臣僕，那麼她就是威儀的女王。幸運的我能夠做她出入與共的伴侶，在朋輩中就被羨為天之驕子，因此有二次我幾乎遭了人家的暗算。

淪陷期中，那可算是我們愛情的最高峯。我們差不多天天一塊兒過生活；我們共同研究文學的理論，我們和誦感人的詩歌，有時候因為爭執不決的問題，她會留在我家裏吃完晚飯才回家，我也曾經多次在她家客廳裏享受舒適的午睡。

當我把僅有的積蓄漸漸用光的時候，我不得不試做點經紀人的生意，雖說這並不能夠使我的生活十分充裕，然而在商業的交接中，我却順利地幹點祕密工作。當我把整包的軍用票算給人家的時候，裏面往往會夾有從同志處送來的油印品；在討價還價的爭論中，給我探得很多消息，我順利地掙錢過活，也順利地進行反抗的鬥爭。

芸，當她發覺我在過着雙重生活的時候，很快的她就接受我的勸告而參加我們的工作，靠着她的聰慧和美麗，她活躍在衆多的抗日團體中，並且也較我更有成就。爲着不幸被奴役的人們，爲着我們神聖的工作，我不敢自私地把她帶上結婚的禮壇；反之，我是鼓勵她排脫香水脂粉的桎梏，而到十字街頭吶喊，然而像是一個大意的拳師，我終於在最後一次的拳賽中失敗了！



因為要探視南島僑胞的情況，我第一次與人合股，做航海販貨的生意。責任的驅使和喜愛冒險的天性，使我毅然踏上別離的征途，這還是四年來第一次同芸分離。

十多天的海程，以及意外事情的發生，我羈留在怡朗差不多有三個整月。這幾十天的旅行生活，使我體會到詩人苦難的感心，也使我開始厭惡一味掙錢的無意義。常常因為一件小事情，我會吹毛求疵地與同伴爭論，我會怨罵天氣，我會侮辱顧客……一種變態的瘋狂，一種莫明其妙的暴躁，使我幾乎鬧事，也幾乎坐獄。

終於我們乘坐的帆船出現在巴星河畔了，我容易挨過檢查員們的刁難，三步做兩步地趕上她的家。變了，這個世界好像異樣的變了，本來素樸的庭園，現在修整得很美麗，一輛俗氣不堪的樂駕馬車，停留在她家的門口，我從沒有看過她家客人中有這種樣式的代步，它的主人不是暴富的闊人，一定是胡鬧的哥兒。

數分鐘後我出現在客廳門檻旁了，我幾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狠力地把食指咬了一下，天呀，這明明是現實不是夢境，公認為我的坐位的那隻沙發，一位年輕漂亮的青年旁若無人地佔有它。芸，我的芸親暱地倚在他的肩下，他們娓娓



細語，完全沒覺出我這個不速之客的來臨，我故意把鞋尖重重的蹬一下，表示這個世界上還有我存在。

「啊！K，你回來了？」她十分窘迫地說「我來介紹吧，這位是K。」

「久仰，久仰」，對手公式地向我點頭。

「這位是B，我的……」

「唔！」我不耐煩地搶回。

「坐下，坐下，讓我來倒茶，」芸極力想打散緊張的空氣。

「……………」

也不知道是憤，還是妬，我把帶來的油印品擲在桌上，勉強道聲「再會」就走了，一分鐘也不願意停留地走了。街上正下着很大的雨，我等不得叫輛馬車，伸手把草帽拉低下來，橫闖亂撞地回家。回到家裏已經是進午飯的時候，我裝着頭痛躲進房裏去，一陣陣痛恨的思潮衝擊我的心坎，憶起過去的甜情，想起南行的相思，使我更加哀痛這突然的情變。我睡着，睡着，直到中夜的時候才醒轉來，一張眼才意識到餓飢，意識到週身發熱。

第二天清早，當我第三次拒絕母親進餐的勸告後，一陣清風輕飄進我的房中，美麗的芸微笑地佇立在床旁，她故意穿着一套我最賞識的衣服，仍舊是迷人

的眼波。

「K，真該死，我讓你冒雨回家，我已經在令堂面前承認我的疏忽。」一雙溫柔的纖手開始在我的頭上撫摸。

「……」我硬着心腸凝視天花板。

「可是你也應該負起一部份責任，B他又不是會吃人的東西，爲什麼你不多留一會兒。」

「我，我爲什麼要停足在那裏受侮辱！」我粗暴地回答。

「侮辱，誰敢侮辱你！」

「在我的面前，有第二個男子陪着你，對於我就是侮辱！」

「但是我的表哥呀……從來只有女人吃醋，那天你是第一個吃醋的男人。」

「表哥？表哥表妹從來就是小說的資料，理想的伴侶。」

「呃！」她哭了，她受不住我的挖苦。

三

本來身體結實的我，這一次不知道怎樣竟病了一個多月，病人的心情是最無聊的，每個病人需要的不只是醫生的藥水，同時亦需要一種精神的慰安。假使依舊是過去的時日，我一定會情願再病三個月，或五個月，因爲我不但有一位醫

生細心診視，還有芸的伺候和安慰，這自然是不芸的聰明，芸的手腕，她打算趁機挽救破碎的友情。

她慢慢地，按部就班地乞求我諒解，原來青年B是她的姨表兄弟，也是新近的同志，T省A社的富家子，思想左傾，活潑勇敢是他的特性。並且還有一顆我所沒有的對女性特別奉承的心，可是太活潑了，使我認為有點像胡鬧哥兒；太勇敢，所以是勇有餘而智不足，我固執着這二個理由認為他不足替代我的位置，也不願意把愛情的寶座移給他。

剛離開病床，我們就發生新的衝突。

「我所希求的是專一的愛情，它也就是自私的愛情，」我先挑起戰旗。

「專一？在某種場合是不容許專一的。」

「戀愛是一種東西，事業是另一種東西，憑什麼理由你要混在一起。」

「可是一位勇往的女地下工作者，是需要一位同一戰術的男同志做助手，太隱健的青年，決不是她理想的伙伴呀！所以我希望你改變，而你是這般固執！」

「我可不是傻子，何必無謂的觸撞倭狗的刀鋒，我矯捷地迴避敵偽的打擊，然而我也有兇狠的還擊……這就是我的戰術，問題不是我應不應改變，而是你變得太快了。」

「是的，你的戰術是自有其優點的，然而我總希望你改變一下了。」

「叫我改變，等於叫我投降B！」

「但是我自信有使你同情我們底神祕的能力，假使你不一味破壞我們的友誼。」她已經用溫和的語氣了，「同時，我也相信我有能力使你和B諒解和洽。」

「啊！我可憐的芸！那不過是小說中的虛構，請不要忘記我們是住在現實的世界上。」

「……………」

我的口才，我的魔力，她是暫時屈服了。然而第二天的早晨，我終於接到那封絕交的信，這自然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 四

解放後的我和芸，兩個人都幸運地存在岷市，只有青年B是不幸犧牲了，失戀的痛苦我有勇氣担受，可是她呀，她是一位禁不得風雨的美麗女王呀，她怎能撐持得住雙重的痛苦？有一天，假使她會再歸來，我也許會坦然接抱她，然而那應該是踏入另一個夢境了。



## 狂歡的巴星河

芥子

——椰園同夢之二

一  
一九四四年春，醉生夢死的馬尼拉市民大多沉迷在聲色的旋流中。通貨膨脹的狂潮影響到社會道德的敗壞，加以日寇卑鄙的毒化政策之施行，年輕膚淺的青年們，一個個地踏入墜落的陷阱。

我，我也是陷阱中的一隻可憐蟲，但我却是受命而混在紅燈綠酒中沉淪的，現在回想起來，又是一場夢。

二

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四杯「六九」的威士忌●在腹中燃燒，使我更加坐立不安地在圓桌沿轉。左邊桌上一位新發財的僑胞和一位三角面的舞女談得難解難分；男的粗俗的語調，配着女的妖冶的態度真是雙絕，他們的笑聲浪語傳到我的耳朵裏，使我幾乎吐出剛才喝下去的酒，我把胸前莉莉替我插上的玫瑰花狂

●六九威士忌——係一種酒名。



嗅幾下，腦袋還是清醒不多。

舞池裏邊的樂隊已經又換上一支新譜了，短肥的原田鷹二還是死纏住莉莉狂跳，這自然是一種反常的事情，本來這隻倭狗在十點的時候就要回去的。我呆看着莉莉的可憐求助的眼光，滿肚子憤怒的烈火再也按捺不住，我險些兒跳入舞池把原田一拳打倒，然而理智的啓示終於壓伏瘋狂的情感，無論如何我得忍受，我得忍耐，因為背後有一件艱巨而又神聖的使命在期待。

終於音樂停止了，那隻倭狗攬着莉莉到座位上後，就得意地告辭回去。這個突然的急轉，直好像一個經年的囚犯遇赦的喜躍，我得意忘形地狂跳起來，動作的過火把棹上一杯可口可樂濺了一地，幸好周圍的顧客們並沒注意到它。我趕忙把剛才飲剩的半瓶威士忌，一口氣灌下肚去，這是我酒量的最高峯，這以後我會再喝下這麼多烈性的刺激品。我把歪斜的衣領稍爲整理一下，就裝着一種風流輕佻的態度渡過去，照例又涎臉地向莉莉求跳。

我們公式地跳幾圈後，莉莉就被我挾出舞池，挾出康牙音樂的旋流，回到陽台上的座位的時候，我就開始向她探問：

「莉莉，他有沒告訴你？那東西今夜特別嘈囉，多跳了半小時，」聲音自然是低細的，人家會誤會是在談情。

「是的，他後天要被調到碧瑤去了，上峯的命令。」

「當真？那麼我的計劃不是失敗了嗎？」我幾乎跳起來。

「也許是的，要是事情是發生在半個月前，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我開始悲傷了，這是上星期五，總部發給我的命令，在一星期內我得探出最近被捕的十五個同志的下落，原田鷹二這東西就是我的老對象，他是軍部的紅人，負責和憲兵部合作的軍官。

「K，不要愁慮，明天還有一個最後的機會呀，我有把握。」

「莉，恐怕來不及了，唉，我的那些忠實的同志們！」我再灌下一杯威士忌，順手給她一支駱駝牌，她把香烟燃上，悠然地噴出一口白霧，望着我狂笑。

「你笑！你太幸災樂禍了。」

「哈哈！」她仍舊笑着，最後竟妖媚地做着一個接吻的姿勢向我撲過來，我自然是急忙迴避，因為三個月的友情，我始終是肚子裏明白，我不墜入情網，她的這種表示，我實在不能接受。

「哈哈，你這呆子，我知道你是重情感的。同志的被捕使你憂楚不能自持，所以我要給你一個刺激，給你解愁……」說後又是一次進攻，但我依舊逃避。

然而終究我逃避不及了，她改換一個戰術，使我措手不及地被征服了，但被

吻到的却不是我的口，而是我的耳朵。

「我有百分之百的自信，可以挽救危局，你等待佳音吧！」原來剛才的那一幕喜劇，竟是她的煙幕，我真是一個笨漢。

「莉，我總恐怕來不及……」

「可憐的K，你應該清醒一下，既然我們已經有七次的成功，這一次怎能例外？」

「那麼祝你好運吧！明天我在家裏等待佳音。」

「事實上你還是不來為妙，大前天晚上他已經覺出你是他唯一的情敵，要不是他快要離開此地，你的安全是有問題的。」

「我何嘗不知道呀，但爲了任務，爲了同志我得冒險來此。」

「不，你應該說是爲了我，難道說你不是爲了我才來這裏揮金如土嗎？」

「是的，」我勉強回答這句話。

「K，三個月前的我是自動做個彈性女兒，三個月來的我是爲着你而賣靈魂……」她有點淒楚了，這是一星期前我醉後不慎，透出一句「異族通婚不得好結果」的話，那句話也不知道使她落下多少滴淚水呀！

「我永遠感謝你的幫助，感謝你的友情，感謝……」

「不要感謝了，我不會歡迎你的物質感謝。」

「那麼，你是說……」我裝着不懂。

「是說神父的證明，靈魂的合流，不僅這樣，你還要替我寫一部小說，描述我的對這一次戰爭的貢獻，」她正色的說出了「會的，你會替我寫一部小說的」。

「自然會的，我的良心會叫我寫的。」

「自然會的，你的良心會叫你跟我結婚。」

「……」天呀，我茫然了，我幾乎再打翻一杯可口可樂。

「說呀，K，你不要害羞。」

「是的！」我違背我的意志回答這句話，但只有老天知道我的內心！

「那麼我們回去吧，我需要一個較長的休息，明天這個戰鬥是千鈞一髮的。」  
半小時後，我把那輛假充「自家用」的租來的樂駕●送她回家，再費了同樣的時間把一顆快要爆裂的心，載回到家裏，天呀，我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了。

三

晚飯後，天下著微雨，可是我的週身熱得很，我呆着眼睛望着棹上的稿紙，



紙上依舊是潦草的五個字在躺着，我鼓起力量想續寫下去，但不知道怎麼我的手竟違抗命令伸到左首的烟盒上。呀，烟盒上的烟屁股已有二三十段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破天荒在短短時間內吸完一包烟。

莉莉的影子又映現在燈前了，仍舊是做著要接吻的樣子向我撲來，我……再鼓起勇氣拿起鋼筆續寫下去：

「美麗的靈魂，莉莉，羅里藝是東方的聖女貞德……」  
不知道怎樣我又寫不下去了，我跌落在回憶的烟霧中。

莉莉她是一位進過教會學校的女孩子，父親早亡，家中有老母及二位姐姐，戰後生活不充裕，所以姐妹三人都投入餐館舞場討生活，年紀雖輕，人生經驗倒豐富，她的學問跟她的美貌是一樣的。然而在這裏我不願意提起她怎樣美麗，因為那是不足比擬她的聖潔的靈魂，與其說她是單為着生活而市面首，不如說她是為着民主陣線而做下流的舞女，有名的間諜組織××，特肯夫人領導下的一羣年青少女，替盟軍建了多少的功勞，而她就是其中最能幹的一個。

四個月前我還是一個被黑市狂潮中得志的青年們笑罵為落伍的笨漢，是的，我確實是笨漢，我不懂摩登，不懂跳舞，不懂獵豔……然而我竟接受總部的命令，要混入舞場以偵察軍部要員原田鷹二的行動，那東西時常出入於巴星河畔的



某舞宮，同裏邊一個紅舞女正打得火熱。

這自然是一件比什麼都困難的工作。至少我得這樣說，因為做個花花舞客正與我的個性相反，但爲了尊重上層的意思，我變賣了一部份財產，我不聽從母親的勸告而報名入××跳舞學校學舞，母親她老人家是關心我的將來，因為她認爲一個聲名狼藉的舞客，必定得不到正當人家的閨秀的垂青。

三星期的訓練，我已略知跳舞之味了，時間不容許我拖延，我只得懷着一個鬼胎到火山裏開始一種新的生活。我發覺原田鷹二所鍾情的對象是一位活潑談吐不俗的年輕美麗的紅舞女，因此費了三天的考慮，我決意要用愛情的力量征服她，雖說我對戀愛是沒有經驗。

幾本心理學的書籍，和偽裝爲闊少的外表，她終於迷着我了，是的，她迷着我了，可憐的莉莉自從她做了我的征服者後，她就一直沒安閒的日子過，她不但要供給華特夫人的情報，要掙錢維持家計，更要防備我的逃走；天呀，她是自以爲我是她的征服者呢！

我們的合作雖只有八十多天，然而却有出人意料的成功。最危險的一幕，就是杜威大路上暗殺佐木大佐之事，這影響到岷市之沒有設防，因爲新任的城防司令失去了一個能幹的助手。後來報紙上竟刊載他爲一羣「匪徒」所殺，其實只有

她和我以及一位菲同志而已。

門外忽然一陣緊急的扣門聲，除了她還有誰呢？我不待她喘息一下，就衝給她一句話：

「有端倪了嗎？」

「不！」她咳了兩下，急忙回答我。

「那麼，我的那些同志完了！」

「也許是的，但我却有更大的收獲，他們的英靈可安了。」

「什麼收獲？」我急忙問。

「你瞧」她把一團白紙丟給我，「我把他灌醉後，從他的那隻袋子裏偷出，經驗告訴我，紙上有紅色記號的都是重要的軍情呢。」

我們匆忙地拿着日英字典把它翻譯出來，莉莉的猜想確是證實了，她有最大的收獲。

「K，快找個地方給我睡吧，酒喝太多了，我的腦袋快要炸開了。」

「好的，」過分的喜悅，使我忘記夜這麼深怎能讓她回去，況且原田也許會發覺而追捕呢。

那天的晚上我敬愛的莉莉，就睡在母親的房裏，終其一生我竟只能讓她在家

裏睡一次！

四

一星期後，萬千的無線電聽衆，從舊金山的電台收到一條令人鼓舞的戰訊，那就是一隊從新嘉坡開動來菲律賓濱的日本艦隊，在岷蘭佬海上嘗到全軍覆沒的慘劇，這就是決定呂宋島勝負的關鍵；誰都知道是美國第五十八機動部隊的又一偉大成就，但却沒有人知道這是從一位風塵女俠的手上發出的情報的結局。

不幸在巴星河南解放戰中，我最敬愛的莉莉竟犧牲在盟軍的砲彈下。敵人的刀鋒終究不能傷及這位偉大美麗的靈魂，爲自由而死，莉莉可以安息吧！可是我總認爲她的死，不僅是我個人失去一位友人，同志，千八百萬的菲律賓濱人是失去了一位優秀的女兒，過份傷感以後，我竟不慎飲食而病倒了，出醫院後因爲精神大受戕傷之故，使我變成一個低能的廢人，我那裏能執筆替她寫傳呢？假使有人願意代我執筆的話，什麼代價我都可以付出。

到底是夢境呢，還是現實？我何嘗懂得跳舞狂歡，我何嘗有一段戀愛的悲劇？大概是一場虛夢吧！不過我的記憶中永有一位美麗的靈魂。

酷熱的氣溫並不因為太陽已經躲進水平線下而稍為涼爽，慣愛在戶外談天的住在T街的人們，照例都跑到臨河的那一面聚談納涼。

青年L拿着一隻和來牌的口琴在手中玩弄，時亦放近唇旁吹奏些流行的歌曲，那嘹亮的音調慢慢地吹散這鬱熱的空氣，給周圍的人們一個喘息的機會。

獨個兒關在屋子裏奏口琴，這已經是四個月來L的例行夜課了，喜歡談論人家的私生活的人們，就開始把這件事引做新的對象；是的，他確是變了，本來一面補習外國語，一面找生活的他，一交黃昏就要到市內某舞宮附近做生意，這種半工半讀的精神，是早為住在這公寓式的人們認為淪陷期內難得碰到的青年。可是隨着戰局的急轉直下，隨着通貨膨脹的更形嚴重，L的私生活竟大為轉變，一向嚴肅的作風再也不能看到了，比方說大清早他就騎着自由車出去亂逛，中午的時候又時常不回來進午飯，那些同他做買賣的「亞亨智」們個個都責怪他失約，補習班的同學也開始發現他的缺課，還有一些年青的鄰居們一碰頭，他就拉着他



們談電影，講時髦……這些反常的行爲，就被公寓裏的人們當着日夜談論的資料，他們的結論是認爲L的荷包裏軍用票已經達到『充盛』的程度，不然他爲什麼這般樂暢反常呢？

棹上的自鳴鐘發出了類似工廠氣笛的威嚴後，L厭棄似地把那隻口琴丟在桌上，遂即把門窗加鎖，把床上的呢毯移放在門後特備的鐵線上，無疑的，這是要阻止室內光線外透；接着他又機械地亂吹一陣口琴，然後再輕細地把壁上的機關掀開，一尺來闊的洞口就露出一座小型的收音機，這，這就是他每夜真的功課。旋風似的手開始在紙上發出沙沙的聲音，豆粒大的汗水也跟着紙上的字數逐漸加多，從那座破舊的電扇鼓出的微風，並沒辦法替他解決這火熱的壓力，他眼看着三張稿紙都給汗水溼透，不禁長長地嘯出一口氣，可是他的記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

四個月的工作，使他成爲一個熟練的收音員，他自己發明了很多速寫的記號，再加上對於地名十分熟悉，因此人們就送給他一個『老手』的稱號。是的，他的耳朵和鉛筆是始終跟得上電台播音員的快速話語，『篤，篤，篤，篤，』耳朵銳敏的他知道門外有人來了，接下又是『篤，篤，篤』二聲，這是一個節拍，同時也是一個信號，除了L還有誰呢？他急忙把電燈捻滅。以免門開時給外面的人們看到裏



邊的裝置，然而公寓的人們大都在陽台及戶外乘涼了，有誰知道他在玩把戲呢？

「你來遲了，K，連英語的廣播也快結束了。」

「不要緊的，我們可以等澳洲的廣播。」對手是一個比他大幾歲的青年，一隻粗糙的手已經抓起桌上的稿紙「細看，」乘機從水瓶中倒出一杯開水喝。

「錄得這麼詳細，簡直不用再整理了，難道說你是生成的收音員？」朋友K的讚語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他的疲倦的眼睛呆板地注視K的方闊的笑面，做着一個苦笑。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塞班島已設有一個電台廣播新聞了，呼號是×××，波長是××××，時間較早，我可以跑來參加了。」

「真的嗎？可是明天我得轉移陣地，你已經沒機會了！」

「什麼？」青年粗暴地說：

「我要搬家了，他們不收回逐客令，我只得走了！」酸楚的語調幾乎令人不相信是出於沉毅的L的口中。

「想不到環境的壓力是這麼難於應付！華僑真是「黑皮相！」●K的眼睛有

點冒火！

「是的，四周的環境是比敵僞更難應付，」他故意把情感緩和下去，用着輕慢的語氣接續說下去，「每天，每天，我把記錄好的東西拿到一個地方，再從另一個地方拿來編就的東西寫刻在蠟紙上，以後再送到另一個地方去印刷，這是一種麻煩而又危險的工作，可是我故意投進這種工作，我準備犧牲！……有幾次的危難，我都巧妙地避過，可是想不到自家人的偵察我竟沒法逃避！」

二星期前的一個氣候壞的晚上。他因為收聽的困難，而把聲度放大一點，不幸竟給那位二房東聽到。第二天的早晨他就受着一種「勸告」，接着又是多次的「勸告」，人家是相當客氣的，人家也答應不給第三者知道。他也曾經盡力的解釋，盡力地曉以大義，可是對方，富商的對方對於死這個東西是特別看重的，無論如何他們不歡喜L這個「禍根」多留在此間一刻。

收音機已換上另一種語言播音了，他把電流隔斷後，就狠力地倒在椅上沉思，室內忽然變成死般的寂靜，除了那座小型電扇還叫出呼呼的聲音。

「L，我走了，明天我會來幫你搬家的，」K的蓬亂的頭髮，映影在牆板上，給他更加茫然無緒，他呆板地站起來送客。

K的身子剛踏出門外，躲在外面的冷風就急忙闖進來，赤露上身的他不禁打

了一個寒噤，跟着又是傳來一陣「走唱們」（那些智識女性在喜事人家替皇軍歌舞昇平，他們都呼他們做走唱）荒淫的歌聲，更使他按捺不住心頭的熱火，他用

力緊握着K的手，惡狠地說：

「明天，讓我們鋼鐵般的心田爆裂出火花，把這些妖魔鬼怪統統燒光！」

他想起了剛才收聽的勝利消息，更加肯定他的信心，鐵般的信心。

十月四日夜脫稿。

## 音樂之淚

子 彤

「有誰知道我心中有這麼一段痛史呢？我走遍了半個東亞，我流浪過多少國度，我想盡方法要讓時間消磨掉這一件藏在心之深處的記憶，然而記憶正好像一個惡魔，牠時刻殘酷地向我鞭撻……，那麼，我只好在我還未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把這一段人間的痛史說出來吧！我知道這也許會引起了多少人的同情，也許它會惹起多少過來人的悲痛，這也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誰叫這個世界裏充滿着不平呢？」多喝了幾杯酒後，老王終於在我們面前吐出了這一個很多人渴望的故事了……。

「一九二零年的春天，那是我剛從北國的大學領到理科的畢業文憑的第一個春天，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故鄉的一間市立小學得到一個位置，這在當時一般親友的眼中已是一件值得衆人羨慕的出路，然而當時的我仍舊是終日生活在愁城中，我眼看着很多同學們出國求深造，很多同學們飛黃騰達，而自己的悶坐冷板凳，實在學非所用！加以幾年的讀書，家中債台高築，父親的蒼老的頭額又增加了幾條深紋，每次每次當他老人家的微彎的背影在我的面前走過，內心



總會深深的自疚，尤其是夜闌人靜的時候。

於是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來解愁消悶了，差不多每夜臨睡前我總要獨自酌飲半斤的「花雕」，渴飲的時候自然脫不了要狂歌長嘯，然而這又何補於實際呢？事實上是「舉杯消愁愁更愁」呀！

這樣不知不覺地讓日子在酒杯裏溜過，差不多有二個多月之久，我又開始發覺酒的力量還是不夠，我應該再找一種比酒更有強性的麻醉劑，來麻木神經的思維，然而我終於找不出什麼東西來。

大概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吧，桌上高疊的作文簿子，我已經批改完畢了，那隻缺嘴的磁酒瓶裏邊也一滴沒有了，照平常的習慣我是不管睡魔來不來都要攢進被窩中去找夢的。這當兒我正關閉了火爐的門，吹熄了煤油燈，正好要跨上床的時候，忽地窗外傳來一陣胡琴聲，漸漸地由遠而近，胡琴我是聽慣了，在北國的時候，同學們就很多是玩這種音樂的老手，差不多每逢學校中開什麼音樂會的時候，我都有機會聽到，而且也聽得厭倦了。可是今夜這突來的琴音竟引起我特別興味，像是一隻沙漠上的駝駱，乍得水源的興奮；原來我居住的這一條黑暗的陋巷，一年四季都是死板板的寂靜單調，附近幾條小巷又皆是有名的貧民匯集處，那裏會有歌女來這裏兜生意呢？



一會兒，對面的一家幾個碼頭工人共同租住的人家，有人用着粗大的聲音把胡琴聲叫住了，接着大概是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手續，胡琴聲又拉起來了，我屏息着呼吸，斜倚着床沿注耳地等着……

「呀！對着這迴玕淒涼，草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掀起纓鎗，馬負着行裝……！」

唱的是元人馬致遠的「漢宮秋」的一段（大概是「梅花雨」），在這紙醉金迷的榕城之夜，有這種淒切哀惋底北方的歌聲，該是不大調和吧，然而唱的人又是這麼善歌！只好耐心地再聽下去，聽下去……

「……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蟹；泣寒蟹，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多麼哀惋呀，我不禁重新從床上跳起。

推開了窗門，向下俯望，在淡淡的月光下，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穿着一身短衫褲，背後拖着一把長髮，她的旁邊站着一個斜戴爪皮小帽，煙霞滿面神氣衰倦的中年人，想不到有那一種鬼相的他，拉起胡琴來倒是那麼熟練。

不知道是這位歌女找到懂得羨賞的知音了，還是怎麼樣？那個胖鬍子老王給她二角錢後，另一個瘦長赤縛上身的中年人又叫她唱一曲了，這次唱的仍舊是「漢宮秋」的一段，我想起不起是什麼曲牌：

「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我真的愁淚滴千行了，這自然是我本來就是「愁人」的緣故。

二

這以後他們差不多夜夜都到這一條陋巷裏找生意，這種不平常的刺激，給這條死水般的巷子起了重大的波浪。特別是我這種無聊的人，那具缺嘴的磁酒瓶中所盛的東西，已經由半斤的容量升到一斤了，雖說我還不會點過她的歌曲。

終於在一個月光如洗的夜裏，滿腔的同情心迫使我鼓起勇氣想和她談談了，我顧不了身份，顧不了父親的反感，食完了晚飯後我就拿一條長凳在門口等。我決定要搶先招他們來，有志竟成，我總算達到目的了。他們剛步入巷頭的牆角，我就火速的搶向前，這個粗線條的作風，倒使她驚奇不已，月光下她穿着一身粉紅色的襯褲，配上那付清秀的面容，實在出落得可人，然而眉頭那一股愁氣，一看就使人生起愛憐之心！

下面就是我們那一夜的談話——

「姑娘，你唱得很好，你幹這種生意多久？」

「先生，你太誇獎了，」她投着奇怪的眼光往我的臉上射，「我……我出來

賣唱已經有半年了！」

「家裏還有什麼人？念過多年的書吧？」

「先生，她是我的姪女，這丫頭進過學校的，」同來的那傢伙趕忙替她答話，我伸手在衣袋上抓了二個角子，把他支開。

「小姑娘你叫做什麼名字？家裏爸媽都好？」

「我……」她竟哭了，電桿上的街燈，冷冷地射在他的娟秀的臉上，更十分的惹人憐愛。

「對不住！我太唐突了，我的這些多餘的話，給你難受。」

「不，先生，我是個薄命的孤女，爸媽在大前年相繼逝世，沒良心的叔叔把我賣給一個福州商人，那個商人又把我轉賣到堂子裏賣唱，……」她的聲音戰慄得很厲害，最後仍舊是嗚咽着。

「……」我找不出什麼話來同她說了，我們默默地相對了差不多有半個鐘頭，最後還是她先開口。

「先生，一個孤苦無親的女孩子想要跳出火坑，社會上可會有人幫助？」

「會的，什麼人都會拔刀相助的，一切的人類都有同情心的。」

「我的遭遇人家不會當做芝麻般的事情嗎？這個社會好像是天生就這樣黑暗

的」。

「姑娘，也許是的，然而富有俠義心的人也是很多呀。」

「真的嗎？先生，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人存在嗎？」

「是的，也許在你面前的人，就是其中一個。」我坦然地回答！並且加上莊重的語氣。

「那麼……」。

她的天真無邪的眼光老是投在我的臉上，這倒使我不好意思起來了，然而我又怎能不接受她的目光呢？她是一個可憐無靠的孤女呀！

牆上的月影已經漸漸西斜到對面的那一座土堆上了，那個討厭的跟班這時候也回來了，我伸手從衣袋中抓一個銀元給他，另外再給她一個銀圓算是賞錢。

「謝謝，先生，」說到「先生」二個字的時候，一顆珠淚竟又掉下來，「無功不敢受賞，我唱一曲歌給你聽吧，你喜歡那一類的歌曲呢？」

「這倒不必客氣，我不過懷着一顆同情心來同你相識，我實在沒有勇氣再聽你的淒楚的哀音了」。

「可是你好像是一位古怪的人，在我的許多的顧客中，很少碰到像你這樣的好人。」



「那麼你就唱一曲悲歌吧，在這個世界上我始終認爲沒有什麼快樂的，唱的時候最好不用胡琴伴奏！」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是處紅衰綠減，苒苒物華休，惟有長江水，無語東流。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飄渺，歸思難收，歎年來蹤跡，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妝樓長望，誤幾回天際識歸舟！爭知我倚闌干處，正恁凝愁！」

她爲什麼揀這一詞來唱，我直到現在還想不出什麼用意，也許在她的稚小的腦海中，以爲我是一個浪跡天涯的客子吧？那麼，也可以看出她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了。

從那一晚後，她更是夜夜來那條陋巷裏賣唱，而我呢，只好把買酒的錢移作另外一個用途了。這樣過了一個多月，我的僅有的積蓄都化完了，而她對於我的認識也就更加深切了，終於在一個炎熱的夜晚中，當我照例給她們一塊錢的時候，她細聲地告訴我，不要爲着她而浪費有用金錢，因爲那些錢根本是給吃人的魔王拿去的，她的這個提議立即給我拒絕了。

「不，那會給你不利的，你不是說過碰着生意壞的日子，回去要給阿姨（她對於那個鴛母的稱呼）打罵嗎？除了我還有誰肯可憐你呢！」我用一種粗暴的語



氣回絕她。

「可是，我過意不去呀，至少你不要夜夜點唱。」

「……………」

「先生，這是我的虔誠的懇求，爲着你的前途，爲着你的家庭，你應該老早就不要睬我呀！」

「可是我始終是激發於同情心的，我認爲任何人要是沒有同情心的話，他簡直不算人了。」

「正因爲這樣，我更加過意不去呀，是我害你過着兩重的生活，是我……」她大感動了，竟哭出聲來。

「唔，姑娘，我明白你的本意了，那麼我接收你一部份意見，當你碰着生意不佳的時候，你一定要到我這裏來。」

「先生，這個辦法不好」，她急忙抬起頭來！「他們會迫我夜夜到這裏來呀。」

「那麼，我們來一個暗號，當你唱那一段『鐵心腸也愁淚千行！』的哀歌的時候，就是你迫切需要我的幫助。」

「先生，就照你的辦法吧！」

我們的那個約法實行後，果然對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響，最低限度也使

我開始珍惜金錢了。

這麼一來，我們見面的機會也就逐漸稀少了，後來甚至完全沒再看到她的倩影出現在這一帶，這自然是她的故意疏遠，唉！這個可憐的姑娘用心真苦呀！最初我也有點着急，恰巧碰到父親病倒了，使我不但沒有時間去尋找她，並且連思念她的時間都沒有……

是一個細雨霏霏的晚上，離開我們最後一次會面約有二個多月之後，父親的病早已癒了一個星期了，我懷着輕疏的心情獨個兒跑到外面閒蕩，打算把二個月來的勞頓消散一下。這樣無目的地從一條街走過又一條街，心裏空洞洞地好像失掉了什麼——是的，我失去了一種安慰，一種心靈的安慰。

當我橫過南後街，漸近洪山橋那一帶的低屋，驀地一陣悽楚的哭聲斷斷續續地傳入我的耳朵，也許是神經錯綜的關係，我竟不期然地加速了脚步，朝着哭聲前進。洪山橋一帶的小巷我是走熟的，我顧不得什麼意外，瘋狂似地尋找，尋找。

終於在一家掛着一塊什麼院的招牌的屋子裏找到了，我推開了本沒有加屏的大門，粗暴地闖進裏面；天呀，我再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在鞭撻下的那隻可憐的動物，竟是我那可憐的小歌女，一陣的無名火油然從我心頭燃起，我一個搶步就把那二個施毒刑的男女拖開。

「先生，救救我吧……」她急忙從地面上爬起，佷倚着我。

「喂！汝們憑什麼理由要鞭打她！」

「這是我們的家事，不用汝管！」那個鴛母怒氣沖沖地回答我。

「家事，汝們迫良爲娼，法律上是不容許的，」我故意放大聲回過去。

「先生，幾個月來，他們因爲我不再做汝的生意，天天都用一種惡毒的刑罰打罵我，最近一個星期來更要迫我出賣靈魂接客呢……」不待她說完，那個男人就兇犯地朝着她一足，這一下正踢在小腹上，這麼一來更使我按捺不住怒火了，我把手上的大衣隨便一丟，就望那個男人撲過去，在我的強健的臂膀下，那個東西是多麼不濟事呀……

「朋友，你知道他怎麼樣？」老王停下來燃上一枝烟，悠閒地問我們。

「怎麼樣呀？」我們都不約而同地反問。

「死了！因爲我用力過猛的緣故！」

「那麼以後的結果呢？」

「殺人償命，我終於判十五年的徒刑了，當法官宣讀判詞時，證人席上的她已經暈倒地上了，經過法警們的急救後，她奮身走近我的面前。」

「先生，我還不知道貴姓大名呢？請你告訴我吧！」

「王劍夫」

「我叫做周小玉……先生，十五年的時間是多麼長呀！」

「是的，十五年確實是個漫長的時間，然而我的良心上是無罪的，我現在沒有悲傷，」我故意把情緒平淡下去。

「那麼……」她好像要說什麼，然而却又停住了。

「小姑娘，你說呀，」我有點奇怪了。

「先生，要是你……不嫌棄的話，我會等候汝！」

「也好！」我快意地回答。……

「這以後我在牢獄渡過十五個漫長的寒暑，出獄後，我竟找不到她，經過多方的探索，我知道在我入獄後的第三年她被賣給一個江西商人，於是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流浪了，我走過大江南北，我跨過雲貴高原，我甚至北至中洲平原，然而終於不能找到她了，終於找不到她了……」老王的額角掛滿了汗滴，頹喪地向後仰倒在椅上。

這就是我的好友老王的一件傷心史，如今他雖已是一個快要近知命之年的人了，然而每當聽到胡琴的聲音，他不禁要細想往事而悵惘半日，今晚這個故事的敘述，就惹起了很多人的同情，然而一掬的同情之淚？又何助於老王呢？！



## 待續的故事

小凡

年青的朋友們，在這悄悄的月夜，在這悄悄的窗前，我又要爲你們講一支故事了，是的，必須是一支月光的故事。

今晨我清理舊篋，無意中給我在一堆參差的相片裏，發現了友人劉向菱贈給我的的一幀一寸半身相片，這兒你瞧，前額是因有點兒禿了，所以看來有點蒼老，他的兩支銳利而柔和的眼光總會在你的身上溜射，一身烏畢岐中山裝是那麼適合他那昂藏的身段了……

也是像這麼一個幽靜的月夜，那是一個五年前的初秋，我有一個長程的旅行；在故國江南市駐足了三個禮拜，寄居在一家陳設簡淨的旅店，習慣使我每晚總要到露台上納涼，浸浸月光。Y市的月夜，裹在層巒重樹的大自然的神祕懷抱裏，是最宜於思舊懷遠的。他老劉也許跟我作同樣的感覺吧，一個多禮拜來，我們竟很快地由逆旅新交入於故人似的投契。夜夜兩人非談到午夜不休。你們知道劉君是省C東華日報的主筆，這回因路經此地要到邊西考察去。我們隨興而談，由辦報談到時局，談到風土人情，終於又不知不覺地把話鋒轉向兒女情長的上面去。這一夜，月光如水，幾乎把盛夏酷暑殘餘的燥悶都消滌盡了。這時劉君靜



穆的臉上忽地浮出興奮的光亮，他深深地吸進一口烟，再悠悠地向雲端的孤月噴去。

「朋友，是嗎？我說純潔的友愛，正像這天邊的孤月，是多麼的澄明，多麼的永恆，多麼的令人神往呀！」

他讓烟圈迴旋在他的回憶裏？我開始觸摸着他那脫去莊穆的外衣後的內心的襯衫，但是我吞下好奇的究問，我幾乎是屏息着聽他低頌一篇夢一般的故事。朋友，讓你們也屏息靜聽吧，爲着講述的方便，以下，你們就當我做劉白菱先生，而你們，就像是當時傾聽着的我那麼安靜，今夜的月下景色，倒蠻像五年前Y市的一幕呢！

僅是三星期前呢，我從C省趁長途汽車到這裏，路經H省的一個小都會，報務需我稍事逗留，第二天我就開始不耐煩這無聊的時光了。晚飯後，漫步到一個零落的公園裏去，遊人是那麼稀疏，初秋的江南，氣候並不見得冷，但皓月的銀光，映現這幅新清景色，倒叫人感到冷森森的。我在錯綜的矮灌木叢中轉了幾個灣，一條苗條的背影便在一張斯敏士凳上出現，像是有意無意地，我把步伐放慢朝着凳背走近去。她正襟危坐着，像在她的周遭連一片樹葉也不嘗飄墮的樣子。我忽然覺察出有另外的三個遊人正在附近繞圈子。我只好撰擇在她斜對的一株楊

樹下的凳子上坐下。這應該說是一種磁性的吸力從她的身上發射出來吧，我下意識地把她端詳又端詳，她手裏捧着一份報，在月光下無聊賴地翻覆着。除了偶爾舉頭望月微吁外，全不四下瞻顧，於是我斷定她不是在演着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一幕。漸漸地，也許是她已發覺了她做了三條磨牛拖着磨的磨軸了，便站起迎面姍姍地走過來。

「小姐，對不起，那凳上遺留着的報紙，該不會不是你的吧？」這突如其來的提示，把她幾乎嚇了一跳，真的，她絕沒有想到在這樹影下會坐着這麼一個人。她瞥過眼來點點頭，隨着轉身望過去，她考量着，躊躇着，一分鐘過去了，一股力量迫我懶倦的腿必須走一輪，這時，那三位兜圈子的先生也都不約而同地站着。我一把拾起那份報，哦，是「東華日報」，一陣莫名的感覺，從手心鑽進我的跳動着的心。

「小姐，此地的人也歡迎東華日報嗎？」

「謝謝你。……我是個過客，此地情形不甚熟悉，……不過，可以說東華日報在我個人很感到有味！」

她呆住了半響，把詫異的眼珠溜過我的身子後，終於這麼開了口。

「唔！這麼說起來，小姐倒是東華日報的一位愛好讀者了！……這裏我可

以冒昧問一聲關於小姐對這家報的意見嗎？它需要改進而被疏忽的地方一定不少呢！」

這些話自然是不該在一個生疏的讀者之前問的，但爲了絆住她多談幾句，我只好急不他擇地這麼說。

她不大好意思地又瞥了我幾眼，似乎是一把靈機觸開她的腦蓋。真的，她的聲音有點急促了。

「先生，你是不是就跟東華日報有關係。」

「自然」

「東華日報不是有一位劉向菱先生嗎？」

「是的」，我抑住把「是我」兩字滑出喉嚨。

「報上說過的，劉先生就要到邊西考察去，現在想該還在中途吧！」

「是的，他——」

「他應該是昨天車過本城的，三少時的機會，可惜我竟錯過，我從城外趕來，竟不能遇到他。」

她像是頹然地把頭微向右手裏的報紙俯下，報上正浮現一條關於我趁第幾班車動身的消息，這時候的我侷促不安地好像是在一個爲我們算命的賣卜者面前，

着急而好奇地等待她的說話；同樣的，她也正在等着我的開口。

「可是劉先生現在還留在本城……」

果然她立即用靈活的眼光注視着我。

「並且就在這個公園裏」我再加重語氣正經地說。

月光照見她臉上泛起一片紅暈，但意外的喜歡却把她羞赧的心情制服下去了，她是那麼綽約大方，聲音却仍稍爲顫着。

這樣的一個機緣，在她是從失望裏拾回來的，在我却是做夢也未會夢到，於是我們就在我坐的那一條凳上坐下，這才使我記起把她的全身來一個詳細的打量，我不願意用美麗的詞藻來形容她，因為她實際上也並不緣古人慣用的什麼花容月貌那麼動人，一頭烏烏的長髮覆在她嫩白的粉頸：眼珠子跟嘴唇是同樣的靈利，用標準的看法來衡量她似乎稍爲瘦削點，這也並不影響到她的健康美。

這剎那間我忘記了在她的面前有一個我，自然更忘記了應該說些在禮儀上應說的話，反而是她的聲音把我提醒。

「對於這個巧遇，劉先生總會覺得太突兀吧！對於我——」

「謝謝，對於你，我應該感謝你的愛護敵報的盛意，」我勉強這樣續她的話下去。



「其實，對於我——劉先生該是並不生疏的。」

她是那麼輕鬆瀟脫，顯然地我是居下風了。

「對不起，我應該自責我因為事務冗多，記性太差，常常會對交往的人不起，」真使我茫然摸不着頭腦了！

「劉先生比五年前像是蒼勁了一些，經歷的加多，倒可以從你斑灰的鬢上看到。」

「年來生活的磨礪，的確使我蒼——老多了」。

我索性地把她不敢用的「老」字續在蒼字下面。

「人並不老，倒是劉先生的文章一天比一天的蒼老了！五年前，劉先生到K市女中去做『婦女解放之路』特約演講時，我正是前排左第二桌的一個聽衆呢！」

「唔」，我再把拉下的眼簾微開打量她一番。

「劉先生的發表關於經濟的論文，那輕鬆的筆調，真像是把山東包子蘸上蜜汁，叫人絲毫也不會感嚼蠟無味。五年來，不管生活如何變遷，劉先生的寫作，我從不輕易放過去。」

「謝謝你！真是——」我想謙卑一聲，但奇怪話總脫不出口。

「劉先生該常跟讀者通信吧——對於夢茵這名字，大概已經生疏了！」



「夢茵——」意識告訴我我必須假裝在沉思着。

「是的，夢茵——」她竟然以偵探自居像對待嫌疑犯似的用稜銳的視線迫着我說下去。

「如果我的追憶的猜測不錯的話，夢茵應該是一個女孩子，並且好像也會寫給我幾次信，關於學術問題的討論。」

「後來呢？」是這麼尖刻的聲音。

「自然囉，後來她得到滿意的解答後通信就停止了，」我雖然是多麼泰然，同時也開始對這絮聒的陌生女人起反感，這像是我初次受到檢查信件的侮辱，我把冷峭的眼光釘過去，準備着還擊。

「劉先生所說的學術問題，該不會有含到其他的問題上去吧！」她還是那麼不知趣！

「學術問題就是學術問題，即使其中包含其他問題，那也是學術本身的事。」

「那也就是我所願意明白的事」。

「一位像你這樣的小姐這麼的爲他人關心，未免太好意了！」我覺得這個教訓並不過份。

「一位小姐難道就不應爲她所應關心的問題關心嗎？」她起了每個少女的莊

嚴被冒犯時必然的反應。

「那麼，你說怎樣呢？」爲了避免激辯的聲浪越來越高，尖銳會惹起行人的注意，我不能不忍住氣，緩緩和着更劇烈的還擊。

「友誼，唔，是的，友誼不過就是那麼開玩笑的一回事。」她把頭一扭就扭轉向天邊月亮上去。

「開玩笑的友誼，有時會更有意義！」

「那麼真誠的友誼，對於你們這些——」

「對於我們這些無聊的人，不，應該稱爲無賴的人，更有意義，」我見她的來勢像頭受了創傷的獸猛，聲調突然尖銳起來，忙把她的話鋒堵住，寧可我自罵一聲，因爲我怕會在她的盛氣下，受到罵的侮辱。你知道在一個女人面前受辱，那就是失去整個男性的威嚴與神聖！但她却不再說下去了。

幾分鐘的沉寂，我聽到她促急的呼吸聲，顯然地她是失敗了，她失去了剛才那種一擒一縱的威力！這時地上的兩條人影已在不知不覺中伸長到楊樹上去，行人也更加稀少了。一陣涼風吹過，我忽然聞到一陣芬香的氣味。

「那兒來的花香呢？」其實我何嘗不明白這是怎麼的一回事，但我必須裝癡到底，所以我故意再把話兒支開，鬆鬆這緊繃的空氣。

「夜冷了，人影也瘦了起來，呵，這荒廢的公園，它真是夢也夢不到在這麼的時份，會印下這兩條瘦影！」

「……………」  
我滿以為這種詩意的充滿自感性的話會激成她的賭氣，但結果，我又是失敗

了。

「如果人間世真的有所謂三生友誼的話，今晚算是巧給我們遇到了」。

「……………」

「呵，友誼，也不過就是這麼開玩笑的一回事吧了！」

「是的，這種簡直是殘酷的開玩笑，就是你們所歌頌的有意義的友誼！」

她終於在我的冷拌熱的刺激下說話了。

顯然地她是在重轍陣地要反攻了，她的聲音幾乎恢復了初時的瀟脫，銳利！

「對的，朋友，友誼是需要真正的永恆的，但是當造物者開玩笑地排出許多既成的事實來粉碎友誼的進行時，那麼，難道我們就應該連這『開玩笑』的友誼也一鼓兒拋棄嗎？」

「開玩笑是一種人假造物者的名義造出來的事，造物者的心腸絕對不會像人這樣不仁！」

她的頑固，真叫我無法再找出用真理征服她的途徑了。月兒慢慢地靠近山腰，爲了早點結束這個開玩笑，我不能不跟她拆白講了。

「我很不明白，你對於夢茵這點小事竟如此關心，難道說，夢茵不是一個女子，而是一個你所關心的知己！」

「爲了一個我所關心的人的尊嚴受到雙重的冒犯，不管是她或是他我有理由向這個冒犯者提出抗議！」

「你小姐所謂冒犯，恐怕不外是聽聽她或他的關於「學術問題」的討論的片面之辭吧！」

「也許僅是片面之詞但這片面之詞，已足我夠受了！」

「也許是不錯，也許是錯的，小姐，一個人可以憑主觀的感覺去判斷她所遇到的事物，因爲這是她或他的權利，但客觀的事物的本身終究才是公平的判師。」

「客觀的事物，是的，今天可以說友誼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明天却把通信拒絕。信裏說友誼是真誠的，口裏却說，友誼是開玩笑的，這就是客觀的事物，這就是公平的判師！先生，假如在判師面前，需要提出物證的話，我倒略有準備！」

糟糕，她不但把我給夢茵信中的句背出來，並且還有物證呢！可見她此行由



城外趕來，早已不懷好意了！但，這於我依然是跟當年在信尾附寫這些話時一樣的平常，除非是法律明文規定說朋友之間通信不得有友誼二字存在其間，否則這總不算就是犯罪的事。

我對於這挑戰是不能容忍的，但我終於又容受下來。

「這樣說來，小姐對於這個事實倒很熟悉，請問小姐可認識劉向菱先生嗎？」

「當然！」當然一字像斬釘截鐵地響出！

「當然，請問小姐認識夢茵先生或女士嗎？」

「當然，她是一個女孩子！」

「她是一個女孩子，請問小姐可曉得劉先生的女公子也跟這個女孩子差不多樣高嗎？」

「不曉得，也無須曉得，因為曉得與不曉得根本就是一件事！」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聽了這件事後一點也不感受打擊，自然。她這時還以關心夢茵的友人自居，她把稜利的目光注視我，這時，狼狽的是我，被打擊的也反而是我了。天啊，我還可以說些什麼話呢，在真理面前，多說一句話，就多增我一分罪孽，我真後悔不該有這次邊西之行，更不該有今晚在這月下的閒步，我不敢再把這雙無力的眼珠去接觸那兩道閃閃的電光，我俯下身去拾起不知什麼時候



候掉在地上的報紙。

「那麼，我們的話，現在也可以結束了，事實是這樣，煩你爲劉先生把話給夢茵小姐！」真的我不能再熬下去了，我恨地上這條蛇一般的影，它簡直要把一個做了三個孩子的父親捲入罪惡的深淵！

「其實，這場話早就應結束在很久很久的以往了，但是，我可不願就這樣轉述給夢茵小姐，而且我更沒有胆量來承擔這結束的重荷。」她還是企圖裝出態度自若，但顫抖的聲波却露出她強中乾！

「就讓夢茵小姐有一個機會當面和劉先生結束這段開玩笑吧！我可以爲你們轉述的就是這個會的時期」，她不等我思索一下，終於又這麼續講下去了。

「也好，時光是會逐漸降低開水的熱度，經驗會給迷路的羊兒有找回牠的正確之路的機會，那麼也好，就在兩個月後的同樣這個月下吧，我將拭目看看夢茵小姐，愉快活潑的神態，我將爲她解折從前通信討論那未盡意的學術問題。」

在我送她回她親戚家去的路上，大家都默然不語，這時，月兒蒙上一層輕雲，淡輝射在她烏髮上閃閃發光，這應該是露珠的反映！

.....  
兩分鐘的沉寂，劉先生的故事，是中止了，這時涼台上撒遍日輝，他的頭髮

也正是沐着光亮。

「朋友，純潔的友情，像是這天邊的孤月，是多麼澄明，多麼永恆，多麼令人神往呀！」

又是故事開頭的那段序詩，這時他忽然記起燃上一根烟，他仰起頭來深深地吁出一口氣。

這股煙氣呵，我願一時燃上千百枝煙，把周圍滾起騰騰的濃霧，讓我跪在霧中爲微翳的月兒祈禱，而月兒却看不清霧內的事。

我覺得老劉此刻已完全浸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了，聲調是那麽低鬱，神態是那麽嚴肅，我借着月光把他端詳一周，着實也想不出他竟有了那麽高大的一位女子。這時她的一切真可作藝人入詩入畫的材料，我屏息着不敢打擾他的感覺，注意他每個細微的演變，可惜這根秃筆就只能這樣粗拙的描出。

結果，他竟就這樣沉靜起來了，烟蒂煬着她的指頭才把他一覺痛醒，他投給我生疏的一眼：「朋友，我們進去睡吧，爲什麼待在這月下徘徊，呵，月下徘徊，對於我是多麼不襯合的一件事……」

「故事還沒有完囉！劉先生！」我要他來一個結束。

「這個故事是不會完的，像月兒這樣亘古橫今的掛在天空。凡先生，在你的

腦海中有一個夢茵其人的形象嗎？會不會像公園裏那位爲她打不平的小姐，我怕一個月後像這麼的一個月夜第二次在那冷落的公園裏登台。這次的演出，差不多應該就是這齣戲的頂點了，然而頂點並不一定是安排在每齣戲的結局，無論如何！今晚這個故事是「待續」的，以後它的收場怎麼樣，我還會詳細寫信告訴你。」

……

淪陷的三年中，這待續的故事，時時懸掛在我的心裏，半年前，我急寫一張航信去進詢它的主角，至今如石沉大海，弄得我寫這篇「待續的故事！」永遠的「待續」的故事呀！

## 跋

多謝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忙，「鈞夢集」算是走出了它的藏拙之門。

我們默社幾個年輕釋拙的小伙子，對於文藝私心有個共同的傾慕，日寇陷菲期間，有「大漢魂」作爲我們地下筆耕的園地。解放後又幸有座「長城」讓我們嘻笑騁馳。幾年以來，我們活躍在大時代的小角落裏，除了爲生計所迫不能免除染有點窮酸氣外，我們始終保有一股傻勁，一顆純白的心，和一縷喜歡作夢的夢魂。夢呀夢，偶而從砲聲歌聲裏驚迴一顧，前塵已是模糊一片，有誰知它是涕痕還是血痕！人類總是帶有敝屣自珍的天性，我們竟也未能免俗，於是就有「鈞夢集」的付梓。聊以紀念幾個爲抗敵而犧牲的同志，也算是造個塔兒來收埋這些無歸宿的夢魂！



我們自知華僑文藝水準總是較落後的，但如果會因此引動國內先進們向海外  
荒蕪的文園墾荒，那就是我們編印這集子的最大收穫了！

杜

書 碼  
CALL NO.

登錄號  
ACCESSION NO.

聯全圖書館設備公司印製  
TEL:(04)2337298·2337968



鈞夢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者 發行所 發行人 總經售  
出版日期 定價

杜若芥子  
柯叔寶  
長城出版社  
平津書店  
中國文化服務社  
菲律賓分社  
三十六年六月

上海漢口路同安大樓

國立台北師院圖書館



000001292580

國立台北師院圖書館



000001292580



圖書館